

曹癡公著

社會  
長篇

# 品花新鑑

新光書店出版



癡行

曹癡公著  
社會長篇

品花新鑑

微齋題

# 序

(海上漱石生)

絲清竹脆。聽來桃葉之歌。柳寵花嬌。觀偏柘枝之舞。記到紅氍豔影。撲朔迷離。搜將黑幕奇聞。鮮新怪誕。此昔人所以有蒼芳之錄。近人所以有品翰諸刊也。曹子癡公。以南皖南名士。作滬北寓公。走馬看花。夙多豪興。徵歌鬥酒。雅具閒情。而於半生來足跡所經。平日間目光所覩。其地不必以一隅限。其事不可以一言賅。其人物不能以一字定評。其技術不便以一筆抹殺。於是相題佈局。秉體例於寓言。磨墨揮毫。箸章回之說部。漫道空中樓閣。調語無稽。試看紙上風雲。世情多幻。寫實則繪聲繪影。宛在眼前。言情則若諷若嘲。溫存心坎。多至廿萬字。差無障墨浮烟。分作四十回。密伏草蛇灰綫。定名曰品花新鑑。有句皆春。托興若顧曲閒談。無微不顯。稿成而囑加潤色。雖不文其奚辭。版梓而徵及弁言。欲藏拙其焉敢。惟是才慚吐鳳。悵乏妃青儷白之詞。祇能藝獻雕蟲。奉揚活色生香之作。是爲序。

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海上漱石生稿子退醒廬

## 品花新鑑序

嗜讀小說者無不知有紅樓水滸兒女英雄儒林外史諸書。願其描寫之範圍。不勝閨  
襜兒女之私。與夫草莽英雄之氣。惟儒林一書爲能獨出心裁。自成杼軸。近代社會小  
說。層出不窮。然而舉莫能決儒林之樊籬也。縱因時代不同而鋪張各異。然亦祇瞞過  
讀者於一時。以言文章之體裁。固未盡極小說之能事也。厥有品花寶鑑者。於上述諸  
書外。別創一格。致全力以描寫優伶。塗桃斷袖之風。躍躍紙上。此在新名詞謂之同性  
戀愛。實爲前人所未道。嗜讀小說者。於披覽紅樓水滸之餘。替以是書。譬諸吳歛罷聽。  
楚謳發聲。人皆有耳。安得不擊節稱賞者哉。然而品花寶鑑去今又百餘年矣。昔之艷  
稱者。在今日都成陳跡。在此人欲披猖時代。梨園子弟。更以所處地位。衆目睽睽之。故  
揚其毒鐵。爲禍天下。竊嘗怪當世之治說部者。何爲斤斤於閨襜草莽之傳。而於品花  
寶鑑一書。不爲嗣響。使天壤間妙文。不多此一部耶。羣不敏。隨當世文豪之後。寢饋於

鉛槧塗抹之中者十年矣。間嘗自思。當分三月之餘暇。撰新品花寶鑑。爲同文備一格。懷斯願久矣。徒以牽於塵事。卒卒鮮暇。因循未果。不意曹子痴公。已先我爲之。一昨挾以示羣。受讀既竟。乃作而歎曰。此羣欲學而未能者也。夫以羣之拙筆。縱取材無復少異。而決無其生動也。然則天之不欲羣先曹子成書者。其亦曹子之文筆遠邁於羣之故歟。我知嗜讀小說者。目炫神驚於千篇一例之閨襜草莽文章以外。獲讀是編。當亦有壁壘一新之感也。

民國十七年三月施濟羣

## 品花新鑑序

今歲冬暮。予以事走海上。過訪老友曹子痴公。時曹子方有品花新鑑之作。屬予爲一言。品花新鑑者。爲裨官家言。紀十年來滬杭名人名優軼事而作者也。當民國五六之交。予佐戎杭州。於時旗營新闢。歌舞方興。予與曹子公餘業罷。輒偕朋輩選色歌場。其樂陶陶。幾不知老之將至。嗣余隨軍閩廈。與舊日朋儕不通音問者幾二載。一日得嚴子芥疇書。知嚴子與曹子同客海上。聽歌選舞。風流未減曩昔。雖心馬嚮往。而羈於職務。未獲晤晤。徒深神馳而已。迨予返浙。而風塵久歷。蓋已垂垂老矣。近數年來。嚴子既返故土。曹子亦豪興頓減。交際中如陳子心佛。張子故吾。章子壘陶。亦久矣不通問聞。回憶昔年呼儔引侶之盛況。眞同隔世。則是書之作。雖足以誌鴻雪。而展爾昔游。能不感慨係之乎。丁卯冬暮。張之。廬。

## 自序

余素不善小說家言。早歲浪跡江湖。涉足歌場。耳濡目染。未嘗不稱快一時。然積之既久。時過境遷。茶餘酒後。偶一回憶。則前塵影事。歷歷如在目前。撫今追昔。乃知人世滄桑。變幻正多。雖無足述。亦自有其追記之價值。所謂記當場歌哭。資他年憑弔者也。年前僱居多暇。興之所至。遂有斯作。排日爲之。不成片段。稍加整理。居然成編。敝帚自珍。原無問世之意。新光書局主人見獵心喜。慇懃付剞劂。老友濟羣。并爲定名曰品花新鑑。蓋以步武品花寶鑑相期許。然寶鑑名作也。此書事跡差同。而無其濃艷之致。况在下年之初。胸無成竹。既乏生花之管。復鮮白描之能。若相提并論。徒襲美名。則相形之下。轉滋自愧。顧老友盛情。又未忍過拂。重韙其命。以付手民。惟出書匆促。未遑躬自校讐。魯魚亥豕。知所難免。尙希當世君子。有以教之。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癸公序于海上寄廬



# 題癡公品花新鑑

(意園陳意)

逐。笑。追。歡。事。可。哀。繁。華。一。瞬。卽。塵。埃。可。憐。扇。底。挑。花。夢。不。見。侯。生。報。聘。來。  
我。亦。香。閨。願。命。臣。夢。中。天。語。錫。楓。宸。設。想。蛾。眉。有。封。禪。他。年。神。器。屬。何。人。  
老。去。維。摩。總。解。禪。深。紅。淺。碧。葬。心。絃。自。從。天。女。散。花。後。人。海。蒼。茫。近。十。年。  
儼。餘。慧。業。修。來。世。又。見。花。前。張。一。軍。積。習。難。除。君。與。我。一。篇。重。與。細。論。文。

題辭 集定菴句

王薇子

文人珠玉女兒喉。紅似相思綠似愁。攆住東南金粉氣。古時明月照杭州。  
勉求玉體長生訣。可知銷盡勞生骨。次第寒花搯到今。古愁莽莽不可說。  
過目雲烟浩不收。東南一部小陽秋。古今難免餘情繞。但折梨花照暮愁。  
萬千種話一燈青。肯向渠儂側耳聽。各擲著書一枝筆。迴腸盪氣感精靈。

# 題詞

改廬

湖草江花影事新。艷名千古喚眞眞。但從彩筆搗神髓。知向妝台伺笑顰。綺語何妨成積習。蛾眉容易感青春。河山幾劫餘稗史。牘有風流詔後人。曹唐再世總工愁。刻翠題紅此未休。豪筆頻年空賣賦。磨刀此日好殲仇。烟花本部却成夢。寇盜西山不易收。一樣平淮揮斥事。料應還到燕山頭。

# 品花新鑑目錄

##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風景不殊揚鞭柳岸  | 愁懷如此題壁旗亭  |
| 第二回 | 紙醉金迷梨園播笑史 | 鑲紅刻翠菊部譜芳詞 |
| 第三回 | 賞新曲清談入妙   | 逢舊交往事重題   |
| 第四回 | 通眉語秋娘生巧智  | 托微波青鳥傳密言  |
| 第五回 | 鍾情客會心畫閣   | 急色兒受辱通衢   |
| 第六回 | 紅粉自憐感懷薄命  | 綠章遍乞維護名花  |
| 第七回 | 蹈法罰鍰公私莫辨  | 分朋樹黨晉楚爭雄  |
| 第八回 | 張黨勢巧組俱樂部  | 增聲價代作感懷詩  |
| 第九回 | 獸書生有意獻詩   | 瘋和尚無端入獄   |

第十回 縲綫無辜苦心勸世

痼癩在抱良藥活人

卷一

第十一回 書癡多情片言受給

文人好事小報叢興

第十二回 報宿仇參謀遭暗殺

演新劇妓女發雌威

第十三回 優孟登場亦諷亦諫

斯文掃地爲利爲名

第十四回 刻羽引商各懷目的

環肥燕瘦獨出心裁

第十五回 阻行旌周郎情切切

停歌板謝女病懨懨

第十六回 輕薄兒飽享巨靈掌

顛狂女浪酬蕩子情

第十七回 李代桃僵似真似幻

口誅筆伐誰是誰非

第十八回 無賴文人騙去錦袍一襲

有情眷屬聯將鴛侶雙飛

第十九回 官長肆威竟發煌煌禁令

妄人出醜偏爲楚楚衣冠

第二十回 緣怨紅愁無可奈何花落去

粉香脂艷似曾相識燕歸來

卷三

第二十一回 蹴以蓮鈞蜂狂蝶戀

第二十二回 低唱淺斟詩成卽席

第二十三回 金盡床頭書生落魄

第二十四回 投筆從戎男兒遠戍

第二十五回 異幟獨標娥眉善妬

第二十六回 白雪陽春美人重上壽

第二十七回 弱女含顰綺筵飲泣

第二十八回 訴衷情頓釋疑團

第二十九回 選優伶非非作奇想

第三十回 敲竹槓評劇家收監

傷將玉臂燕妬鶯嬌

面紅耳赤彩出當場

毒貽堂上倩女離魂

圍爐射虎佳容傷時

同床各夢蛇足貽讖

紅顏薄命假母大施威

僮奴肆惡暗室虧心

慕虛榮忽撻巨禍

封王號赫赫晉榮銜

搦木梢紈袴于被毆

卷四

第三十一回 捧角喪身美人落淚

借題瀟職法吏丟官

第三十二回 讀小詩傷心失鴛侶

明大義苦口勸檀郎

第三十三回 訂蘭盟深霄累慈母

悲薤露月夜弔坤伶

第三十四回 賭氣爭權議員利失

癡心妄想市儈現形

第三十五回 遇拆白蕩婦受騙

失小星蓮師逃禪

第三十六回 調虎離山小施計策

引狼入室大起風波

第三十七回 破賭窟惡徒結局

入空門名妓下場

第三十八回 結髮夫妻甘心毀約

沽名君子低首認親

第三十九回 指點湖山才人傳韻事

逍遙滬濱浪子陷窮途

第四十回 雲散風流臨歧揮別淚

台空鳳去擱筆結全書

# 品花新鑑卷一

皖江曹癡公



## 第一回 風景不殊揚鞭柳岸 愁懷如此題壁旗亭

那一天刮着一陣陣秋風。樹林子裏黃金般的柳絲不住蕩漾着。柔脆些的早禁不得封姨的虐政。墮萎滿地。將錦帶似的一條隄路密密鋪滿。好似加着一層氍毹。讓柳條兒纖腰款擺的飛舞。西風瑟瑟夾着萬籟之聲。正奏天然音樂。可憐葉瓣兒。片片乘風飛去。恰似飛燕當年回鸞。么鳳掌上。輕盈恨未繫得流仙裾。任他飄飄蕩蕩的飛去。也這時候。那落葉上沙沙一陣聲響。但見一個少年。跨着匹雪片般的白馬。四隻蹄子洒着快步。覺得輕盈瀟灑。神駿非凡。那馬上少年。一手緊着韁絲。一手揚着鞭子。雙腿一夾。早如風飛般掃去。一剎那間。已過盡隄路。只見黃沙迷漫。將到旗亭。一派的崇樓傑閣。歷歷在望。那將落未落的斜陽。映着繁勝之區。也覺似秋波臨去。分外柔媚。少年



既到旗亭。見不遠有一角酒旆。挑出在外。正想小飲一回。遂緊上一步。不多時來到酒家。在門前扣住絲韁。落鞍下馬。恰好路旁有株桐樹。將馬肚帶略略鬆些。絲韁牢繫在樹上。方慢慢拿着鞭子。拍著腿。通進酒家。只見一座三開間的屋子。右邊疊二連三堆。放幾十罇陳酒。左邊設着案柜。掌柜正撥動算盤珠子。口裏念着三三三十一。二二添作五的歌訣。在那裏算賬。正中安着一座闊級樓梯。少年就緩步登樓。舉目四望。乃是一排三間的敞樓。排着十幾張充紅木嵌假雲石的四仙桌。每桌配四把洋式靠椅。疏疏落落的幾個客人。坐着吃喝。後邊却有幾間雅座。門上吊着白色洋布帘兒。少年就跨進當中一間。看佈置得十分清潔。一式的西式靠椅。一張小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醬醋各碟。正中懸一盞花瓣式電燈。貼旁繫着一枚電鈴。少年將電鈴按動。早見跑堂的恭立在旁。少年吩咐幾句。不一回托着一壺酒。三數碟小菜。排在桌上。少年就獨自淺斟低酌起來。原來這少年量似公榮。三蕉已醉。無非借此酒樓暫爲息足之地。所以飲過二杯之後。便乘着酒意。從懷中取出一本冊子。靠窗閱看。一回低低念出兩句詩來。

道。自。是。聰。明。非。福。澤。豈。真。磨。折。到。燕。脂。不。覺。廢。卷。長。嘆。道。青。鬚。解。人。畢。竟。能。道。着。癢。言。畢。皺。眉。太。息。不。置。忽。然。抽。出。身。邊。帶。的。自。來。水。筆。在。座。旁。粉。壁。上。寫。了。幾。行。寫。完。擲。筆。三。嘆。把。壺。斟。上。一。滿。杯。一。喝。而。乾。不。覺。自。語。道。豪。情。壯。志。可。奈。頽。唐。獨。有。王。敦。是。可。兒。惜。無。鐵。如。意。擊。碎。唾。壺。一。唱。雄。心。未。死。耳。這。個。當。兒。忽。聽。樓。梯。上。一。陣。腳。步。聲。音。彷彿。上。來。兩。個。人。走。向。間。壁。房。中。去。了。停。一。會。又。似。跑。堂。送。上。酒。菜。又。聽。滔。滔。的。斟。酒。聲。一。人。已。啣。哆。一。聲。喝。了。一。大。盞。接。着。似。乎。有。人。大。笑。道。狂。奴。將。要。成。醉。斃。了。那。喝。酒。的。也。笑。道。小。子。汝。聽。着。花。前。檀。板。尊。前。酒。醉。裏。他。鄉。作。故。鄉。豈。非。好。句。不。當。浮。一。大。白。麼。前。一。人。又。大。笑。道。好。好。孺。子。可。教。老。夫。畏。爾。後。生。矣。說。畢。一。陣。杯。盤。響。動。喝。得。甚。是。興。高。烈。采。少。年。聽。前。一。人。的。口。音。甚。熟。低。頭。想。了。一。會。俟。的。站。起。身。來。叩。壁。叫。道。何。物。狂。奴。敢。在。此。敗。人。清。興。那。人。笑。道。呵。呵。老。輩。你。也。在。這。兒。麼。說。着。已。飛。步。過。來。原。來。此。人。姓。焦。名。言。國。別。署。小。呆。他。爲。人。玩。世。不。恭。放。蕩。形。骸。之。外。人。家。獨。說。他。有。些。瘋。癲。似。的。因。此。他。就。自。署。小。呆。身。裁。不。高。今。年。尚。未。滿。二。旬。年。紀。却。生。來。一。頭。花。白。頭。髮。故。此。又。

有老少年的綽號。這先來少年。姓汪名粦。別號鵬公。二人本來熟識。一見不覺握手大笑。小呆道。老鵬你好興致。一個人在此獨酌。現在既然相遇。何不兩處併而爲一呢。鵬公說。併席很好。小呆說。今天我替你介紹一個狂奴也。可稱是物以類聚。遂卽不由分說。走過隔座。將那人拖着過來道。這是永嘉柳瀛完。單名一個信字。乃是慕西湖風景。撲被來遊的。一面又對瀛完道。鵬公過姓氏。彼此不免道些仰慕的話。鵬公又喚跑堂前來。將隔座酒菜。併在此處。三人開懷暢飲。談吐生風。那鵬公與瀛完二人。也一見如故。彼此甚是脫俗。小呆偶然抬頭見牆上寫着幾行草字。筆姿剛勁。墨未乾。知必是鵬公寫的。近前一看。果然不錯。忙招着瀛完道。你來瞧瞧。詩人的屁。又放在牆上了。一面竟自耶聲吟起來道。

正當淡粉輕烟地。又是金樽檀板時。到此也應愁白髮。隔家都唱比紅詩。前朝歌舞。誰能說。却後風流。我亦痴燕子。歸來花落去。可憐。不了是相思。

讀畢道。結句尤爲峭絕。不徒以感慨見長。這也怪不得老鵬長征萬里。小刮歸來。牢騷。

滿腹。不免要發洩些些呢。瀟完湊前來瞧也讚嘆了一會。沈思半晌向輩公借了水筆。也在後面寫了一行道。

亂世斯文難結社。一壺濁酒了閒情。新亭絲竹江山淚。況是愁人夢裏聽。

寫畢。二人談了些詩文之學。再講些家國多艱。眼中百無一可的情事。着實歌哭笑罵了一番。小呆道。莫再說這嘔悶氣的話了。我輩拚著潦倒終身。也須圖個放蕩形骸。適意陶情的福份呢。正說時。忽然跑進一人。嚷道。你們好樂。三人不覺心上一怔。仔細一看。却是田君鴻名華乙的。此人乃湖北興國州人氏。平時落拓不羈。目高于頂。只是見着他家裏那位河東獅子。即便啞口無言。十分畏懼。正合着古語所說的外強中乾四字。所以有一天小呆同他開玩笑。仿着女子的筆意。寫了封情切切意綿綿的信。寄到他家內。恰好被他夫人看見。着實將君鴻申斥一番。並且禁止外出。如此森嚴閨律。君鴻那敢違拗。也就屈伏了好幾天。今天好不容易被他溜了出來。在各處透了一回。來到此地。聽見三人口音。即便撞了進來。當下見過各人。瀟完尙是初會。彼此通了姓氏。小

呆只望着君鴻呆笑。君鴻却滿肚皮不白之冤。正待與小呆談論。只碍着瀛完在旁。不好意思。只得翻着白眼。向小呆蹙緊了眉頭。瀛完忽對小呆道。今晚遏雲舞台的戲目。聽說有艷兒的貴妃醉酒。倒不可不賞識一下。小呆道。提起艷兒。我倒想着一樁新聞來了。前天夜戲畢後。我順路到艷兒家小坐。不道進門的時候。有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隨我一齊進去。艷兒問我是否同伴。我倒有些詫異。暗想此人本來不識。以爲他與艷兒認得。不想艷兒反來問我。這少年未免太混闖了。當下告以並非同來。艷兒就問起那少年來。那少年不慌不忙的道。我因心上極愛敬你。這幾天弄得走頭無路。無家可歸。若說你我甚是陌生。何以我要愛你敬你。不過你在紅氍毹上現着色相。那些拜倒石榴裙下的人。不是我痴生一個。但要像我這樣至誠。却恐也難得呢。說着那眼淚。如斷線的流了下來。艷兒更爲詫異。不免細問他無家可歸的原故。那少年便傾筐倒篋的說了一大篇。原來這少年尙在校中求學。因爲看艷兒的戲。沉迷不返。每日纔要到遏雲舞台。包個座兒。他的父母。日久亦有所聞。當即下了一道嚴令。若再如此不思想上。

進。必須趕出家門。不認爲子。這也不過是做父母的傲戒兒子。說說罷了。要知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非至水窮山盡。不可收拾的時候。豈肯出此忍心。那知這少年情願犧牲家庭的幸福。不願拋棄他沉迷艷色主義。仍舊天天到遏雲舞台去。他父母見此光景。只氣得昏天黑地。定要實踐前言。把他驅逐出去。少年執迷不悟。一溜烟跑了出來。正在艷兒門前徘徊。其時恰值我去。少年即便跟着進去。堅求借宿一夜。明日再作打點。艷兒沈吟半晌。總因此人來勢兀突。恐爲商店逃徒。或係少年浪子。當下一口回絕。催他出去。那少年見此情形。始哭喪着臉。一步攔一步的去了。我進內坐了一會。便也回家。路過浣沙河畔。眼角邊有個黑越越的影子一閃。當時也不在意。誰知到了次日。忽聞家下用人談論此事。細細詢問。豈知即是昨晚所見的那個青年。晨間竟在浣沙河內發見他的屍身。不想他的小小年紀。竟然有此烈性。可惜用得不當。這條性命。真是冤枉送掉的。當下小呆說畢。聾公道怪不得。今午莊一齋憤憤的告訴我。將要作一篇文章。列艷兒的十大罪惡。什麼間接殺人呢。什麼有關風化呢。嚙嚙嚙嚙的一大

篇當時却不以爲意。不道竟有此事。真個要成信讞了。君鴻接口道。豔兒本來也太迷人。從前爲他失魂落魄。傾家蕩產的人。真是不勝屈指。卽如做個什麼二十芳辰的壽。引動一班人舖張揚厲。有個警察官。也在其內。後來被上峯得知。這小小前程。片刻間輕輕拋去。也可算得風流小譴。更聽得陸續撤差的人。不止一個。一齋要做這篇宣佈罪狀的文章。也可稱得是有心人呢。瀛完接口道。果然的嗎。那麼我昨天所做讚揚豔兒的。四首詩。竟是空費心力。不免回去撕毀了罷。小呆道。這也何必。那詩做得風神綿麗。毀之未免可惜。羣公君鴻都問有何好詩。快寫出來。大家瞻仰瞻仰。小呆道。我還記得待我念給你們聽罷。遂吟道。

花前檀板月。前簫輕轉歌。喉細轉腰別。有芳心。人不解。東風無奈捲紅蕉。  
午院秋風入。夢時懊惱消息倩。誰知濤箋百幅芙蓉淚。化作春蠶縷。絲  
小住西冷證夙因。蛾眉淡掃帶愁顰。湖山絕好天然畫。添個天然畫裏人。  
落拓書生拚酒卮。十年慣寫斷腸詞。可憐種遍相思豆。賸得纏綿百種痴。

二人聽畢稱賞一番。君鴻道：說起近來文士的捧角，倒也稀奇。左一篇文賦，右一篇詩詞，鬧得人頭昏眼脹。北邊大名鼎鼎的龍陽才子，因為捧着一個女伶，丟了一枚勳章。因為讚賞一個什麼李姑娘，好好將洪憲皇帝所放的肅政使也鬧掉了。這位才子還吟着願作鴛鴦不羨仙的成句，成仙尚且不羨，何況些微濁世功名？但是吃着着羊肉，惹着滿身騷，孤另另害着一輩子單相思病，到頭來還是兩脚一挺，見閻王老子去了。祇留下許多趣史，供後世的譏笑，真有點不值得呢。衆人聞言，呵呵一陣大笑。鞏公接着道：也怪不得這位才子不願長子裏頭去做矮子，情願矮子隊裏去充將軍。假使他果然向功名上着想，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碌碌的祿蠹罷了。所以熟讀人一部紅樓夢，情願混個寶二爺的頭銜，落個接步溫李嗣響冬郎的頂名詩家，大搖大擺唱他美人香草的高調，醇酒婦人的冒充厭世語，不過到苦了一班望風艷羨的應聲蟲。也想混過斗方名士玩玩，可憐他胸無點墨，目不識丁，就東也呼朋，西也引類，作揖打拱，求他們代做幾篇似通非通的劇評，有時餘勇可賈，還奏上幾首歪詩，其間遇雲迴雪白。



紵紅牙的字眼堆砌了不少。他還沾沾自喜。儼然以文豪自命。這真是醜人多作怪。哩。小呆道。像這種人。尙稱三代以下好名的呢。還有一班人。不能在報紙上出風頭。却跑到戲館裏拚命喝采。借此在伶人身上。常常沾些油水。他自命爲不可一世的捧角家。其實無恥之尤。舍此莫屬。想來祇好將他們併入拆白黨一流了。這一席話說得衆人直跳起來。正是。漫云弄月吟風事。也有寡廉鮮恥人。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回 紙醉金迷梨園播笑史 鏤紅刻翠菊部譜芳詞

小呆一席話。說得有聲有色。大衆都跳起身來。說他真好痛快。講得如燃犀照鏡。鬼魅無所遁形。小呆忽又向翬公道。昨天聽一齋說。近來你編了一篇十二金釵花名冊子。每人集着一首王次回疑雨集句。一齋開首就贈了篇序。內中有幾句道。旣翠繞而珠圍。復花交而錦簇。波光嵐影。資烟黛以增妍。舞扇歌衫。假山川而入畫。又有選舞叢台。雅工紫柏司香。廣殿曾捧紅鞦。落拓一身。飄零半世。鳳凰台上。憶影事于吹簫。鸚鵡簾前。爲名花而修譜。當眉寫翠。招目題紅。借美人香草之思。寓流水落花之感。這樣駢四。

儂六的一大篇。可算得輕勻流利了。但是你的本文。却還未見。明日定要領教纔好。羣公道。偶爾胡謔。何足掛齒。既欲賜觀。明日自當呈政。四人說說談談。早已萬家燈火。羣公道。時光已不早了。大家去罷。瀛完既要聽艷兒的醉酒。也可早些前往。我却今日身子覺得困倦。改天奉陪罷。說着紛紛離座。惠張已畢。各自下樓。羣公乘馬自去。瀛完約著小呆君鴻。趁三分酒意。步行到邊雲舞台。在正廳特別席上。揀了三個座兒。這時台上已唱到第四齣。謝修鳳的探寒窰。三人細細瞧去。那修鳳風神嫺靜。頗似小家碧玉。唱幾句也循規蹈矩。落落大方。小呆笑對二人道。娟娟此豸。我兒猶憐也不枉。程青蓮一番賞識了。昨天青蓮寄來四首贈修鳳的詩。其中有三月繁華仍淡泊。十分幽靜是矜嚴。未減風情懷。萱蔻却憐顏色薄。胭脂這幾聽。真可算得警句。瀛完君鴻正在點頭吟賞。忽聞台上鑼聲響處。探窰已畢。武劇上場。歡場中的光陰。最是易度。一剎那間。又演過數齣。艷兒已珠圍翠繞的出台了。繡簾乍啓。媚眼橫飛。那台下一般捧屁撥臀的。嘍囉們。早凸着兩顆銅鈴眼。提了一個破竹喉。攏拚命狂喊起來。一時人聲鼎沸。半晌

後方得清靜。但見那些喝彩的人。魂靈兒却飛飛蕩蕩。鈞不回來。祇等鬻兒眼風到處。早又拚着十二分氣力。殺豬般的大喊。三人看了。暗暗好笑。小呆肩上。忽然拍的一響。三人都嚇了一跳。回頭一瞧。原來是金白雲字逢春的手中。握着兩片硬紙板。照着小呆肩頭打了一下道。小呆累得我好找呢。前兒所說托鞏公做的詩。怎麼樣了。鞏公要我兩張桂兒小照。作交換品。我現在帶來了。請你轉交他罷。小呆道。鞏公的詩。恰正昨日交到。却是一篇長慶體的長歌。我明日付郵寄於你罷。逢春道也好。這照兒你先收着。你瞧。今夜的戲也太煩膩了。何必陷入重圍聽嘍囉們么。喝呢。走罷。我告訴你個新聞聽聽。小呆聽得他有個新聞。就約着君鴻瀛完同走。他二人無可無不可的。當下就一齊離座。步出舞台。此時方交十一點鐘。馬路上疏疏落落。幾盞電燈。除掉幾家宵夜館。尙見熱鬧外。其餘商店。都已關門大吉。越顯得冷冷清清的小呆道。我們一路散步。一路談着話兒可好。大家俱說使得。小呆便催逢春快講新聞。給衆人聽聽。免得人心。中。好像熱鍋上螞蟻似的。刻不容緩。逢春却偏慢慢的道。新聞多着呢。就是紅樓夢上。

的。獸。雁。也。是。一。樁。可。笑。的。故。事。你。不。妨。回。去。攤。着。紅。樓。夢。細。看。我。亦。懶。得。說。了。小。呆。聽。是。誰。他。逼。着。說。道。那。可。不。行。今。天。豈。容。你。輕。易。騙。我。并。騙。大。家。必。須。說。出。一。樁。事。來。方。罷。否。則。定。和。你。過。不。過。去。逢。春。好。笑。起。來。道。也。罷。我。就。說。一。只。獸。雁。你。聽。這。獸。雁。你。道。是。誰。小。呆。道。我。不。曉。得。逢。春。道。就。是。那。張。仰。濤。自。從。聽。了。小。銀。鈴。的。戲。就。傾。倒。得。了。不。得。昨。天。見。他。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等。待。銀。鈴。出。台。好。似。知。縣。官。就。公。座。差。役。高。聲。吆。喝。似。的。一。聲。大。叫。喝。罷。了。這。聲。采。忽。然。站。起。來。指。指。自。己。的。鼻。頭。表。示。他。特。地。來。捧。場。的。意。思。但。是。那。聲。采。喝。得。太。嚮。了。些。在。半。又。裏。變。了。聲。音。成。了。好。呀。兩。字。想。要。再。叫。一。聲。却。不。道。晚。飯。太。吃。飽。了。嗓。子。裏。撐。不。住。飯。粒。一。硬。竟。吐。出。了。一。種。不。字。的。聲。音。連。忙。收。將。回。來。再。吐。出。個。好。字。此。時。連。串。起。來。倒。做。成。個。不。好。兩。字。了。銀。鈴。聞。有。人。喝。他。的。倒。采。仔。細。一。瞧。那。位。獸。雁。却。又。指。鼻。承。認。不。免。心。那。一。惱。給。他。個。大。大。白。眼。這。獸。雁。碰。了。一。鼻。子。灰。一。個。沒。趣。倒。抽。了。口。涼。氣。撲。的。一。聲。軟。癱。着。坐。了。下。去。你。道。可。笑。不。可。笑。呢。三。人。聽。說。俱。大。笑。道。這。獸。子。可。算。得。紅。樓。夢。裏。的。薛。大。哥。了。難。怪。莊。一。齋。做。了。篇。鈴。

鬼夢的小說調侃着這獸子說着彼此已要分路。大家一揖而別。就中單表君鴻。到得家中。跨進內室。忽聽得他夫人呵呵一陣大笑道。他也怪可憐的。老娘竟上了他們的當了。君鴻不知何事。不免又發了一怔。原來君鴻的夫人。今天又得一信。是小呆寄給君鴻的。細審筆跡。倒與那天女子寄給君鴻的信一樣。當下恍然大悟。知受了人家作弄。懊悔自己無緣無故將丈夫守了好幾天。此時君鴻進來。看見他夫人在那裏好笑。也不敢上前去問其所以。祇是哭喪着臉。呆立一傍。他夫人倒有些不好意思。祇得將小呆的信遞給他看。君鴻本是聰明人。看了一遍。已有些領會了。他夫人又另外遞給他一包書藉。打開一看。却是姜青一新編的一本琴誌。正是顰公在酒樓上執着吟哦的那本書。因就燈下細閱一回。其中莊一齋汪顰公均有題句。直閱到四更將盡。方纔完畢。就此安寢。一夜無話。次晨君鴻起來。各事已畢。已是午飯時候。飯後閒着無事。便願步去訪顰公。本來是知己朋友。不用通報。一逕到顰公常坐的書室內。掀簾而進。祇見窗前書案上擁着三個人。儘着瞧一本冊子。君鴻搶上一步。嚷道。讓我也來看看。三

人見有客到。大眾回頭招呼。君鴻一眼看去。右邊一個。正是聳公。當中捧着册子的是小呆。左邊一個拿着册子中的詩詞。當做東鄉調唱着的。正是莊一齋。名士標的。他做的一手好四六文章。身裁短小。年紀已四十開外。頂上的頭髮。因平日用腦過度。漸漸禿去。只是性情滑稽。童心猶在。人家見他身短心小。因叫他阿弟。但年紀究竟已長了。應該尊他爲兄。左右爲難。故此出了個兩全之策。統而稱之曰阿弟哥。一齋却亦承認。可見他的天真爛漫。與衆不同。當下君鴻見過諸人。也捱近案子。湊着瞧那册子。只見薑黃紙封面上。標着狹狹的一條冷金箋。簽寫着八分書一行字道。西湖十二釵花名册。原來就是小呆昨日在酒樓上所說的。揭開一看。見夾貢白紙上。寫着六朝小楷的一篇駢序。翻轉瞧時。頂首標着題目。乃是曹娥碑細楷。右邊角上。用八寶印花色猩紅的鈴着兩枚印記。上一枚長方形。仿漢印。上刻端的可兒四字。下一枚正方。略大關邊。間隔一路三行。一行三字。鐵線篆。羣芳殿領平章風月事九字。以下乃是正文。一路寫着歌伶名氏。每人配着花名評語。及一首集王次回句的絕詩。因卽細細看去。見寫的

是。

秋影。

澹如秋水澄澈見底亦如紅梅映雪既艷且清

詩曰。只有梅花伴莫愁。京江好女故名秋。出奇不是人間世。標格蓬山第一流。

艷兒。

穠艷如天桃。

詩曰。潦倒歌場二十年。紅兒痴處絕堪憐。情知不負周郎顧。領略魂迷眼角邊。

菊英。

芙蓉挺秀爽氣迎人。

詩曰。腰肢未許同行儂。秀髮明眸粉玉搓。忽覺眼前顏色換。鳳頭弓樣改蠻華。

銀鈴。

如紅榴照眼勁竹臨風。

詩曰。餘醒解盡未宵分。爛熳風情獨數君。若個筆端能寫照。艷新花鳥六朝文。

菊芳。

經霜秋菊零落堪悲。

詩曰。忽然幽事到心頭。已露眉灣黯淡愁。歌罷定應悲悄悄。此生幽願可能酬。

紅兒。

櫻桃艷發紅僅一時。

詩曰：纔隔紅簾便渺泚，不堪閒坐細思量。平生多少樽前恨，痛惜寒花萎地香。  
修鳳。人稱鳳仙小草，盈盈亦自楚。

詩曰：笑把花枝唱竹枝，有情痴也未曾痴。烏絲好贈蠅頭字，畫出娉婷賴有詩。  
亞環。臃腫如向日葵，乏色香矣。

詩曰：形模全覺隔年非，不羨氍毹作地衣。一幅畫簾遮不住，趙家纖瘦阿環肥。  
和璧。秋後蓬花未免憔悴。

詩曰：纔上歡筵淚已零，寸腸愁事獨惺惺。歌酣酒熱來孤憤，更向玲瓏仔細聽。  
小玉。楓葉荻花動人蕭瑟。

詩曰：別有琴心隔世塵，一回歌劇一悲辛。愁眞笑強終難諱，萬疊傷心露淺顰。  
紫珂。可比李花非不當，春而發然色香已滅。拒情一端又可擬之玫瑰多刺。

詩曰：月皎霜高乍破唇，一回低笑一回嗔。斷腸聲息銷魂語，逗得痴情漸漸眞。  
蟾輝。彷彿兒也似出牆紅杏。



詩曰。眉。萼。慵。描。出。內。稀。櫻。桃。花。發。雨。霏。霏。圓。喉。脆。節。如。絲。度。按。到。關。情。色。已。飛。  
最後是各家的題詞。一齋指着一闋詞道。金花蝶。是溫李一派。與我輩。雖是神交。但也可算得臭味相投。小呆君鴻看時。乃是闋金縷曲。

鸞鳳齊飛處。是西冷歡場。艷史稗官才語。十二金釵。仙樣好。人在紅樓。芳譜問誰。  
是瀟湘怨女。一陣天花。經小劫。墮黎園。沒個鈴旂。獲明月。下淚如雨。黃金枉自。  
教歌舞。乍回頭。春燈燕子。斷魂飛絮。不若嘔將心上。血化着燕支。無數便鑄就紅。  
顏如許。莫放春風詞筆。老向蒼茫。收盡湖山。趣香國夢。一編駐。

小呆君鴻看了之後。也同聲讚賞不置。再向下看去。是鄭慧令的兩首七絕。君鴻指着冊上道。這分明一樣飄零。意欲寫幽懷。借美人二句。真如彭孫適延露詞中。更老我青衫。誤人紅粉。相對不勝情的一班。感慨了未幾。已將全冊閱畢。輩公又叫書僮送上幾碗茶來。大家一面喝着茶。一面又將冊子中的人物。細細評論。小呆道。從來美人名士。相得益彰。這西湖十二釵。不知道那世修來。遇着老輩。這樣一個護花使者。一經品題。

聲價十倍。幾百年後。不是一段風流才子的韻事。麼。聾公道。你又來嚼舌根。則甚。君鴻道。今天這樣的好天氣。正合着古語所說。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儘坐在這裏嚼舌。豈不可惜。不知一齊到旗亭去。啜茗消遣。順便也可看兩湖秋色。小呆道。我正想着去呢。又對着一齋道。今晚菊英重演陰陽河。你最賞識他的迴眸一笑。我早就想今晚請你去。去看戲。如今我們一齊先到旗亭。也省得往返跋涉了。一齋聾公點首讚可。當下四人出了汪家。安步當車。一路談談說說。不覺已到花市路。只見迎頭有一叢人。擁着一個青年。却也衣冠楚楚。祇是兩眼斜着。有些傻氣。仔細一看。不覺都喊了一聲奇怪。原來那青年雙手施着一輛包車。雖說是大少爺拖黃包車。不算奇事。但是看了他這樣衣服齊整。祇有坐車子的份兒。萬沒有拖車子的道理。正想上前查問。忽見人叢中走出一人。向一齋招呼道。你們來得正好。這真是稀罕難逢的奇事呢。一齋等見說話的乃是逢春。正好動問底細。逢春道。我們且找個茶樓再說。正是。

奇事訝聞今更甚。美人禍水古曾言。

畢竟是何奇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賞新曲清談入妙 逢舊交往事重題

不一時。大家上了喜雨台茶樓。茶博士送上三壺龍井清茗。按坐打過面布。逢春一手舉着茗盞。嘆了口氣道。這真是納罕的事兒呢。那拖車少年。聽說是本城大名鼎鼎的某公子。適纔拖着包車。到艷兒門口。大叫我大少爺請你艷老板去叙家。大家拉個交情兒。特地親自拖着車來接的。艷兒家下人等。開門一看。見是個瘋漢。也不與他多講。只轟他走開。那青年倒呵呵大笑道。沒眼珠子的也該瞧你大少爺是誰呢。要錢我這兒有着呢。便帶說帶罵的。在懷中掏摸出一大捲鈔票。一張張的揚着道。好銀子。好寶貝。多着呢。你們也太不解事了。你家艷老板。昨兒在台上。還對我笑着飛眼兒。一來一去。深着他不是。有意于我麼。你能好好放我進去便罷。否則等會兒我告訴你家艷老板。仔細你的狗食盆。要碎在你太爺的手裏呢。一時跟跑的打雜的。聽得不耐煩。一陣帶拖帶轟的。趕了開去。拍的把門關上了。那青年無奈。只得拖着包車。垂頭喪氣的自

去。不想迎頭就遇見君等數人。君鴻聽了。連呼作孽不置。一齋道。這到是一班失魂落魄。害着單相思病的好榜樣。但是艷兒風騷迷人。其罪也不可勝誅了。逢春道。這也是那起捧他的人。太過分了些。不見他等一次登台時。無人注意嗎。他雖做盡風騷樣兒。反有人嫌惡他。討了個沒趣。只得規規矩矩唱了幾天。綴羽而去。第二次重來。偏爲幾個好色之徒所賞識。呼朋引類的捧起場來。他以爲有恃無恐。益發肆無忌憚了。小呆道。逢春的話說得不錯。記得我那天路過唱鬚生的鄭軟夫家門首。見軟夫瞪着雙眼。向幾個油頭少年。冷冷的道。我們是老了。也不想吾兒們掃場子。况且也沒人拉籠。盡着人迷惑的手段。咧幾句話。只說得幾個小子們。紅着臉溜了開去。軟夫兀自冷笑着。我想軟夫這幾句話。不免包含着酸素的成分。却也透澈的很。翬公道說起。杭州捧角家。却真太難了。當台捧了不穀。還每天東拉西扯。湊成了幾句戲評。在報上胡謔這些報館的編輯先生。不問好歹。一例歡迎。這也怪他不得。因爲這班報館都帶些黨派色彩。政治作用。那小半張小品文章。也不過順着潮流。趕趕時髦罷了。又不像上海的報

館有人專司其事。所以這種稿件大多乞靈剪刀。朝夕販賣。現在雖然有人投稿。其中也多是各處搜羅的幾句陳腐套。那怕他文字牛頭不對馬嘴。而他的題目却是嶄新的混人耳目。因此來者不拒。一篇篇儘量登載出去。這也是那班編輯先生不得已的苦衷。只是幾個不是東不是西的捧角家。又混着一個評劇家的頭銜了。雖說是騙不過幾個明眼人。但是到那班壽頭面前。却可擺足架子。掉着半三不四的內行語。出足風頭呢。小呆接着道說也可笑。聽說評劇家中自稱秉公不阿的。也有一種不二法門。叫着什麼三斧頭。閉首一篇。拿着人人道好的角兒。抓來狗血噴頭一頓臭罵。接二連三。又是幾篇瞎吹。說是長庚當年如何如何。叫天的味兒。怎樣怎樣。再是什麼短腔兒呢。腦後音哩。加上些油鹽醬醋。使外行暗中佩服。自詡他的精博。如此一來。自有漸漸盲從。附和他的學說的。了世上以耳爲目的到處皆是。以後任他胡說亂道。也沒有。人敢批評他。一個不是偶爾有個倔強些的。對他幾聲。只消老氣橫秋。的強辯幾句。便算將人家殺退了。只賸着寥寥幾個真內行。笑痛了肚皮。一時高興起來。拿他譏評。

一下。但是這種人的面皮剝了一層。還有一層。儘抱着笑罵。由他笑罵。內行我自充之的秘訣。小呆正講得高興。百忙裏走來一個賣報的。手裏拿着一分報。對着小呆道。焦少爺你定的報在這兒呢。小呆接過來。打開細瞧。忽的望着一齋道。盛事盛事。一齋你瞧這上邊稱讚菊英的詩文頗多。可見我等所賞拔的。畢竟不凡。說着遞給一齋。又說道。我等空着的時候。也可再做幾篇揄揚揄揚。將來這本菊英集是萬不可少的一齋。一面接報來看。一面回答道。英雄所見略同。我正想替菊英撰篇徵文啓呢。若鴻笑對小呆道。剛纔你還罵捧角家。今兒可落到自己身上來了。小呆笑道。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只是也須選擇一番。果有絕藝之處。方配讚揚。幾句不負文士陶情寄慨之旨。但我却落落無成。可算得半生辛苦。爲花忙了。說畢。又回頭對一齋道。既然要做徵文啓。好在你的文思甚速。前番作友聲報的發刊辭。也是在此地一揮而就。此刻何不就此屬稿。一齋道。且慢。現在是出于自願。作諸君的引玉之磚。倒不可草率從事哩。我今天早晨乘興作了篇佛光集序。聊應友人之請。現帶在身邊。正要向諸君討教。說着從袋內

抽一篇稿子。攤在桌上。衆人忙湊前來看時。見寫着道。

玉勒紅塵。才子冶遊之地。珠簾翠幕。美人歌舞之場。有女如雲。爭翻舊譜。伊人似玉。迭奏新聲。卑雅調于么弦。折麗詞爲篋。弄將使琵琶。十院繁響。消沈粉黛。六宮寶香。煥發時則有麗人焉。托名痴佛。寄跡伶倫。

小呆看到此地。說道這個名字。倒頗不像優伶。君鴻道。且別多說。我們再看下去。小呆讀將下去。

漱潤。藝于瓜年。馳芳譽于菊部。姘容。嫵態。本號嬌娥。慧質靈心。曾名巧笑。丹青設色。風鬟霧鬢之妝。粉墨登場。月扇雲裳之舞。柳枝作展。珊步依稀。擅口微嚶。珠喉婉轉。渦暈霞而欲笑。瞳剪水以傳神。加之系出名家。姓推望族。說詩敦禮。好學深思。筆架珊瑚。擒藻則花生兔穎。硯排翡翠。開篋則波浴鸚睛。

小呆道。如此看來。還是一位女學士呢。疊公道。你偏歡喜多說。小呆笑着。接下去看道。是以繪天寶之文明。有聲有色。寫照陽之遺跡。可泣可歌。或參公案於情場。合兒

女英雄而寫照。或譜新詞於樂府。雜宮商角徵以交流。或搜軼事於前朝。或求遺聞於海外。或設辭以騁辨。或托調於微言。凡茲犖犖大端。莫不憂憂獨造。誠裙釵之英物。巾幗之奇才也已。

小呆道。個儂聲容笑貌。彷彿躍然紙上。文字至此真可謂繪影繪聲。維妙維肖了。再往下看去。

鄭子孟。雨人稱才子。自號伶工。夙慕鐵撥之聲。雅辨皮黃之奏。間情偶寄。專從曲部量才。逸緒旁抽。慣向旗亭賭唱。近爲其膩友痴佛。有專集之梓。印床畫永。獨寫盈盈。簾影春閒。惟摹盼盼。書成題其名曰佛光。更集名流。廣徵集序。鰕生不敏。敢以贅焉。僕本恨人。臣非好色。少時結習。雅懷側帽。看花壯歲。忘情猶嗜。當筵顧曲。惟是風雲。倏變歲月。不居國事。如棋我心。孔結。

小呆看到這裏。不禁拍案叫道。好大的感慨。說罷也不管衆人。放着喉嚨高聽讀了去。



所願鄭子補小玉外傳而後。別求治亂之文。寫太真顏色之餘。旁究鞞鈴之略。此日韜光匿影。志在挽厥狂瀾。他年擁甲荷戈。行見殲茲小醜。度幾哉。覓裳再詠。日月重光。爲絕代之偉人。作萬家之生佛。豈不懿歟。跂予望之。嗟呼。風雨飄飄。正志士立功之會。山河破碎。尤英雄報國之秋。輒貢狂言。聊當嚙引。鄭子見之。得毋掩口而葫蘆也耶。

衆人看完之後。齊聲說道。偏重後段。可見非一般醉生夢死者可比。而且讚揚得當。真是文以人重。了一齋道。此篇乃急就之稿。未免過獎。不過不像迦陵靡靡罷了。聳公說道。如今盛行駢文。這也是風氣使然。一齋工于此道。于古今作家佩服何人。一齋道。据我看來。前清之洪北江及目下之王蘊章。均能得其中正。其餘不失于纖佻。卽失于儂艷。每病初學不足取也。正說着。忽聽得笙歌盈耳。各座茶客都紛紛回顧。側耳細聽。原來正唱珠簾寨中昔日有個三大賢一段。唱得倒也搖曳生姿。聳公道。這一齣珠簾寨。可算得風靡一時了。依着這樣看來。一齣戲也得走運纔好。記得京調初盛的時候。左

右不過天水關三娘教子一類罷了。所以當時耳熟能詳的無非是幾句先帝爺小東人到後來風氣一轉。又多是我本是店主東這一類了。最後却跟着譚大王的脚跟轉移。凡他所唱的戲。便算是時髦劇本。逢春道正是呢。老譚的魔力也可算大到極點了。一班人不哼着幾句譚大王的唾渣兒彷彿不能算會唱戲。小呆道就是這一齣珠簾案。何嘗不是老譚開風氣之先。臨了兒在上海唱過一回之後。便一時東也聽見嘩喇喇西也聽見嘩喇喇。好似坍家敗舍。一陣子直嚷。還說什麼一調高一調。像這三個嘩喇喇。就不好唱呢。君鴻道。我還聽見人家說。有位驢面鶴腿的武生。也會在上海唱過此戲。不過那海報上却寫着竹簾寨。這珠竹二字。雖是一音之轉。但貴賤却大不相同了。珠光寶氣的一齣戲。倒歸竹頭木屑之中。豈不可笑。轉身一想。這位寫戲報的先生。大概存心譏笑他。因為老譚唱的是珠簾寨。給這班不肖的敗類來鬧僵了。真要變做竹頭木屑的竹簾寨了。這一席俏皮話。說得大家呵呵大笑。小呆忽對逢春道。慢着你仔細聽聽。這嗓音怪熟的。莫非是沈秋士。在那兒高唱麼。聽了一會道。果然像他。並且

這歌聲是從茶樓後進的後樂軒裏傳出來的。十成中倒有八成是他了。小呆道論秋土的戲曲。着實有些根底。可惜生性狷介。滿肚子不合時宜。也怪不得他。因爲現在世路崎嶇。人心險詐。與其隨俗披靡。同流合污。倒不如孤芳自賞。與世無聞的好。他前日寄與我幾首感懷詩。其中有立身原不時宜。合行事寧爲禮法拘。及脫却征衫藏寶劍。終朝泉石且優遊。等句。也可以見他的中懷仰鬱了。君鴻道你不要儘管在那裏發牢騷。你說秋士性格如此孤高。他也是吾道中人。何不請過來大衆談談。小呆道這却有何不可。我就親自前去叫他。說罷起身欲行。忽見一個茶房跑將過來。對小呆道。焦少爺。公館裏有電話打來。請少爺去聽。小呆就跟著茶房到電話處去聽了一會。仍回原座。對衆人道。舍下有小事。須我回去一走。今夜菊英的陰陽河。我是定要去看的。一齋兄不仿先在戲館內等我。諸位倘然有興。請先陪一齋兄去罷。鞏公道既然如此。我們可一同下去。各自回寓。等一刻都在戲館內見面。就是大衆都說這樣也好。于是惠了茶賬。一齊下樓。分道自去不提。且說小呆急忙喚了一部黃包車。飛奔荐橋寓所。行至

三元坊轉角之處。迎面來了一人。衣冠楚楚。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用手抓着。小呆車桿。道。小呆兄。你到那裏去。我正在找你呢。小呆定睛一看。忙失聲道。你幾時回來的。我們可久違了。那人道。我今天才回來的。方才到府上去拜訪。聽說你還是上午出去。不知又在那裏忙些什麼。小呆道。我是出名的無事忙。左右不過看看幾個朋友罷了。今天同一齋等玩了一整天。此刻有些瑣事。免不得回舍一徇。稍停就要到遏雲舞台去。一齋也在那裏。那人道。我正要會一齋呢。停刻准到戲館裏去會罷。說畢拱手而別。此人突如其來。看官們定然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路。但是此人却是本書中重要角色。說來話長。待在下攔過小呆一邊故事。且將此人補敘一番。原來此人性成名敏。別號士哉。本是個外省人。世居杭州。上有父母。又有兄弟。他父親在民軍光復那年。赴召玉樓。士哉是長子。見父親已死。祇有寡母在堂。下面尚有弱弟。雖然此時尚未娶妻。但成家立業。全在自己身上。故想發奮有爲。大大的做番事業。那知時運不濟。連年顛沛。到後來有個朋友。將他荐在本城一家報館。充當校對員。借着一枝禿筆。權且自己餬口。有

一天士哉坐在辦事室中。悶悶不樂。旁邊有位同事名喚周處。與他十分莫逆。爲人甚是圓滑。他見士哉坐在那裏。口也不開。彷彿有什麼心事。便上前與他說道。士哉兄。我看你悶悶不樂。像有一肚皮的心事。常言憂能致疾。何苦來呢。士哉道。兄弟並無心事。因爲晨間失眠。此刻靜着養一會神罷了。周處道。我也不管你是真是假。你看今日天氣甚佳。晚間我們出去看戲。我來做個東道。你意如何。士哉道。盛意甚感。至于看戲。只因近日杭州兩舞台。並無一個出色角兒。所以我有好幾個月。沒有踰進戲館門。今日既承相邀。那有不奉陪之理。但不知周兄喜的是那一家。周處道。城站第一舞台。暮氣太深。當然沒有好角。倒不如西湖邊雲舞台。自從去歲新闢坤班以來。覺得很是花團錦簇。聽說裏頭有個色藝雙佳的花旦。叫做綠菊芳。唱得一口好小曲。難道你不知嗎。士哉道。曉是曉得些。但是依我想來。也不過一個尋常粉頭罷了。周處道。不然。自古說。百聞不如一見。你沒看過他的戲。怎能憑理想來武斷呢。昨天我看他的賣油郎。做得來風情綽約。實在摹繪入微。今天唱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自然也是好戲。士哉兄

悶坐在此。不如同去瞧瞧。一來可以解悶。二來也可以賞識他的色藝。士哉道。既然如此。我們吃了飯。就一同前去。不一時。二人吃過晚飯。便到遏雲舞台。這日看客尙多。二人揀好座位。見台上正演白水灘。再過三齣。便是壓軸戲。杜十娘了。二人目光。本來是專注在杜十娘這齣戲上。所以前幾齣戲。一概沒有留心。等到十一點鐘。杜十娘一開了場。綠菊芳起的正是杜十娘。打扮得十分艷麗。彩簾一啓。周處劈頭就喝一聲。彩接着有許多人附和起來。這時二人目不轉睛。望着台上。祇見菊芳走到台口。將身落烟花的引子。慢慢念起。誰知還未念完。就接着一陣彩聲。士哉更在那裏。大拍其手。連周處與他說話。都不聽見。周處暗暗好笑。及至唱到沉箱的時候。十娘在船頭細數李郎薄情。說道「也是我杜十娘命該如此」一句。台下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息。大約都在那裏代他惋惜呢。士哉更看得出神。竟自流下幾點淚來。當下自己還不覺得。兩只眼睛對着台上。成了直線。彷彿把菊芳身子釘住的样子。到把周處嚇了一跳。急急用手將士哉衣角一拉。低低說道。怎麼你竟痴到這個樣子。被別人看見。豈不是笑話麼。

士哉猛一回想自己的情狀。不禁紫漲着臉。回過頭不理會他。不料台上杜十娘。自沉水以後。已經把戲演完。幕布也已遮了。看客都紛紛走散。這邊贜着兩個人。像是還想綠菊芳再從這幕布裏出來的。看官你想這二人是誰。不言而喻。自是周處同成士哉了。但是周處並未着魔。立在士哉身邊。一聲聲的催他回去。士哉慢吞吞地一步懶一步走了出來。像捨不得離開戲館似的。後來二人又到正興館吃些點心。然後各回寓所。士哉回到家中。默想菊芳的聲容笑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這一夜翻來復去。整整的通宵未曾合眼。正是

偶從舞榭徵佳色。惹起情天萬丈魔。

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通眉語秋娘生巧智 托微波青鳥傳密言

却說成士哉看了綠菊芳的戲。回得家去。一夜未曾合眼。因為這一夜思想。竟惹出情天的魔障。種成相思的根苗。所以到後來做出許多光怪陸離的事。這是後話。暫且不

表。次日士哉一早起身。洗過了臉。就急急的跑到報館裏去看周處。因爲周處係外江人。杭州並無家屬。所以宿在館內。士哉到報館的時候。周處尙高臥未起。士哉走進臥房。將他喚醒。周處揉了揉眼。帶笑說道。大清早起。你不在家裏享享清福。跑到這裏來擾人好夢。等會子又要說晨間失睡。閉目養神了。士哉道不必多言。趕快的起來。我有許多話要問你呢。周處便穿衣起身。盥洗已畢。問士哉道。你點心吃過沒有。士哉道正是。你不提起。我倒忘了。被你一說。我肚皮裏很像有些饑腸轆轤呢。周處道。既然如此。我們兩個可以一同出去吃些充饑。二人遂走出報館。在一家小點心店裏。吃了兩客早點。士哉在吃點心的時候。就將菊芳色藝。大大稱賞一番。並且讚周處眼力不差。自己相見恨晚。又問周處。可知道菊芳的住處。周處道。聽說他住在吳山路匯豐旅館內。不曉實與不實。士哉聞言不語。周處見他神魂顛倒。暗想菊芳的魔力。真個不小。自此以後。士哉每晚必偕周處。到遏雲舞台看戲。有時沒有閑空。他獨自一人前去。雖在風大雨。亦不肯間斷一天。但是他看戲。却與別的看着不同。每逢菊芳戲完之後。不論時



候早晚掉頭就走。所以他雖在過雲舞台看了許多時候的戲。大約除菊芳以外。另外有些什麼好戲。一概不知。那些戲館內的案目茶房。曉得他天天要去。便與他在二三排上。留下一個座位。日子既久。綠菊芳那有不知之理。看士哉人很漂亮。舉止也尙大方。又見他對於自己的戲。十分注意。也就常常送他幾個眼風。故此二人雖未晤面交談。却已心心相印。士哉又常在報上做些劇評。極力鼓吹。菊芳是個略通文墨的人。見報紙上有人替他帮忙。心中自然感激。常言道。飲水思源。起初不知係何人所爲。後來慢慢的想到士哉身上。不過天天看戲的人很多。那裏決得定是他呢。所以祇好暗中留意。恰巧有一天士哉在報館裏悶坐無聊。邀着周處去遊孤山。行至新市場。出了錢塘門。信步走去。不覺已到白堤。那時正是初夏。天氣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周處道。我們久處城市。撇却湖光山色。今日對此不覺甚。是心曠神怡。士哉道。譬如素來食肉的人。忽然易以藜藿。必竟別有風味。那是一定的心理。二人一路閒談。不覺來至孤山。將到放鶴亭前。士哉一眼看見亭中坐着兩個女人。在那裏娓娓談品茗。其一年紀已近三十。

是一個半老徐娘。其一背著身子。坐在那裏。所以面貌如何。不能窺見。惟見他穿着件湖綠色的湖縐單衫。下面穿條一色的袴子。并不繫裙。背上拖着一條油鬆大辮。夾着一陣陣的脂香粉膩。隨風送來。士哉因他粧飾入時。正自獨自思忖。不想這女子聽見有人到來。也回過頭來。看看士哉。周處不覺驚喜交集。原來這面湖而坐的。正是士哉夢魂所繫的綠菊芳。士哉呆了一呆。菊芳便拿眼對了士哉。漂了一漂。士哉有心想過去招呼。祇恐有些不便。恐被他當面奚落。面子如何下得去。周處見士哉在那裏發怔。忙說道。我們何不到小青墓上去看看。士哉也覺得痴立在此。有些不好意思。祇得乘勢就跟着周處。走下石級。步至小青墓旁。士哉見那塊吳江柳亞子爲馮春航所立的石碑。仍舊矗立在旁。走上前去。撫着沉思半晌。不覺點頭微笑。好像有什麼靈機觸動的樣兒。再看周處。正在那裏讀小青墓上的題詩。士哉湊前看了一會。對周處道。這些詩大半拾人牙慧。不但唐突美人。而且沽辱湖山。有什麼研究的價值。現在的丈二詩人。真比狗還多呢。那樣的屁也居然寫在這裏。真是不曉得人間有羞恥事了。周處道。

你不要祇管罵人。像你方才在放鶴亭上的神氣。若被人家拍了照去。也可以當活動影戲看呢。士哉道。你莫在那裏糊言亂道。我正要問你怎麼他今天也會到這裏來。這也可算得是我們有緣了。周處道。大約他也是慕孤山風景而來的。士哉道。說起孤山勝景。我想起一樁笑話來了。上海有一位小說家。平生沒有到過杭州。他偏偏編了部小說。其中大半是說西湖的事情。我記得他有一段描寫孤山的文字。說什麼孤山有個尼菴。又有一個什麼船廳。尼菴旁邊。又有一個六角小亭。說得天花亂墜。宛如真有其事。若給沒有來過的人看看。或者信以為真。但是給我們杭州地主見了。那能不笑掉大牙呢。這位小說大家。大約在那裏夢遊杭州啊。說得周處忍俊不禁道。你說這許多俏皮話。可覺得有些口渴。我們還是去喝盞茶罷。士哉一聽此言。正中下懷。于是二人重復至放鶴亭。見綠菊芳還沒有去。士哉同周處。就揀了菊芳對面的一張茶桌坐下。自有看山莊客送茶不提。菊芳見他們二人重復進來。甚為注意。祇因碍着顏面。不敢冒昧招呼。所以他們雖然隔着沒有多遠。却始終未通一語。但是眼波來往彼此相

繼不斷。直到夕照。銜山暮鴉。亂噪。雙方都賦歸歎。菊芳在臨走的時候。又利用無線電。向士哉通了個消息。好像向士哉告別的意思。士哉與周處二人。見他去後。也沒精打彩的怏怏而歸。這一日。士哉比那頭一次看戲。如醉如痴的樣子。還要加上幾倍。回到報館以後。無心辦事。祇在房中踱來踱去。也不知轉了幾百個圈子。忽然臉上堆下笑來。自言自語的不知說些什麼。祇見他急忙跑到自己的辦公桌上。拿出筆墨。又取出一張薛濤箋。伸筆濡墨。寫出來道。

菊芳女士惠鑒。曩者未覩顏色。但耳芳名。以爲美人有如賢者。干不得一友。豈有自歌台歸者。輒曰女士色藝雙絕。僕猶將信將疑久之。稱許之聲日益于吾耳。心亦油然而動焉。既見卿。遂覺醍醐灌頂。始信人言之不我欺也。嗟呼。彭澤孤芳。忽沉舞館。靈和仙草。竟植歌台。三徑未荒。九秋將晚。雖曰魂消檀板。竊爲淚灑青衫矣。僕一介書生。頻年落魄。偶效周郎之顧。來聽紫玉之歌。一面有緣。三生實幸。昨于處士山中。又得飽餐秀色。雖咫尺天涯。未敢唐突。而中心耿耿。胡能自己。敬借

楮墨代達微波。偷蒙不棄。乞賜環雲。不勝盼切之至。

成士哉白

士哉寫畢。將信箋疊成長方形。納入信封。面上寫着吳山路匯豐旅館綠菊芳女士啓。下邊又把自己的地址。詳細寫明。次日早晨。差一個得當僕役送去。過了一個多鐘頭。這僕役方始回來。并帶轉一張回片。道綠老板還沒有起身。回信改日寫來。士哉無可奈何。祇好眼巴巴的等着。心裏想這封信去了之後。不知他心中是喜是怒。將來接到回信。不知是感激我。還是惱恨我。真個心中似有十七八個吊桶。忽上忽下的一般。在下這一枝拙筆。萬難形容出來。這天到了晚上。仍舊到戲園去看戲。等到菊芳出場。分外留着神兒。且看他的眼波射在那裏。心中暗想。信內已說明孤山曾經相遇。他若見了此信。一定也認識得我。後來又想他不知可要誤會到周處身上去。我二人同在一處。怎曉得他叫周處。我叫士哉。因此心中忽又不悅。萬不該這天與周處同去遊湖。但見台上的綠菊芳。不住的竟把眼風送着。士哉這纔心中大喜。決定菊芳已經認識。這夜回去後。愉快非常。却等着回信到來。誰知一等等了五天。真如石沉大海。聲息全無。

士哉心中煩惱。自不必說他。且說綠菊芳接得士哉來信以後。心中也猜度這成士哉。必是連日看戲的少年。但是那日在孤山相遇。却有二個。都是很面熟的。不知這二個之中。那一個是士哉。但他既然如此鐘情于我。我也不忍辜負他一番好意。要想寫封回信給他。怎奈自己識字無多。不能動筆。若說托人代寫。又恐怕聲張出去。不大好聽。況且此時在杭。正有個鄉耆叫做東海老人。十分青眼看待。四處替他揜揚。萬一被他知道。與陌生少年通信。豈不又多一番周折。因此思來想去。主意不定。後來又忽想此事。何不與凌雲仙姐姐去商量。好在那天到孤山遊玩。是與他一同去的。他是何等樣人。豈有看不出我們行經之理。料想本來瞞他不過。倒不如先向他求一妙計。菊芳正獨自在房內劃策。忽的房門一響。他那跟跑的進來。催他快上戲館。原來這日是禮拜三。照例有日戲。跟包問他要帶什麼行頭。菊芳一想自己的戲是雙珠鳳。要穿時裝。就對跟包說道。你去問娘姨將前天新做的那套妃色彩袴帶了去罷。跟包的退了去。向娘姨取衣。這裏菊芳收拾一會。也往戲館。在後台遇見了凌雲仙。當下將他拉至僻

處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問他此事如何對付。雲仙道：我們吃天王飯的人，斷不能得罪人家。要抱着個來者不拒的主義。既然有這樣痴心的人，必須放出些手段來拉攏他。纔算本事。又咬着菊芳耳朵，教他必須如此如此。然後可以萬無一失。菊芳不勝欣喜。戲畢後，急急的趕回寓所，想實行他那參謀的妙計。不想進得房中，先有一人坐在那裏。心中不覺一呆，定睛看去，原來是他丈夫綠樁鄉來了。心中甚是不悅，打量又是來逼錢的。樁鄉見他妻子進來，就把身子略略一抬，對菊芳說：戲完了嗎？菊芳道：完了。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樁鄉道：我是趕二班車來的。菊芳道：你肚子可餓？樁鄉道：我已在車中吃了。此時尙覺很飽，倒也不用再吃。可叫娘姨倒盆面水來洗洗臉兒。菊芳忙喚娘姨出去倒水。不一時，樁鄉將臉洗畢，把又紅又黑的臉上，頓時去了一層油膩。又在身旁抽出一支香烟，劃着火柴，不住的狂吸。一面又問這裏戲館的營業和菊芳在杭的情形。談到後來，果然不出所料。慢慢的說道：現在住在上海，果然不易支持。前次拿去的二百塊錢，略略做了一樁生意，全都蝕掉。所以此時特地來杭，要向你拿二百塊

錢。以作上海的家用。菊芳聽了這話。低頭冷笑了一聲道。我是一個女人。又不是什麼搖錢樹。聚寶盆。儘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又不是在那裏發橫財。只靠著二三百塊錢一月的包銀。除了日用開銷之外。有時還要添幾件行頭。不像你拿了錢去。養小老婆。還要今天不夠。明天不足。左一躺。右一躺。到杭州來要錢。你也不仔細想想。若是我沒有了錢。你又向那個去拿呢。可憐我們吃這碗飯的人。不論盛暑嚴寒。風霜雨雪。都要到台上去唱戲。有時稍一不慎。還要受看客的倒彩。何嘗是吃的戲飯。簡直是碗氣飯。這錢是容易得來的嗎。說着不覺得流下淚來。誰知椿鄉聽了他絮絮叨叨一番話。不禁無名火高起三丈。隨手將桌子一拍道。我今天好端端的向你拿錢。你倒把我教訓起來。難道我還受你的教訓不成。老實說你是我的老婆。丈夫問老婆要錢。也不是什麼犯法的事。用不着這樣牽東扯西。指桑罵槐的嘔氣。況且我曉得你有錢藏在身旁。眼見我這般拮据。還要袖手旁觀。不肯接濟。難道你要將銀錢倒貼人家麼。這一句話。直把菊芳氣得發昏。章第十一。祇有哭的份兒。一句也不回答。如此一鬧。直鬧到夜



戲開場。戲館裏催戲的來了。兩下始住。不過椿鄉這人非錢不行。既已到了杭州。那肯空手回去。今日沒有。自然明日再鬧。纏繞了四五天。究竟菊芳鬧他不過。祇得拿出一百塊錢。纔把他打發回去。暗地裏自傷薄命。嫁了這樣男人。受累不淺。後來忽然想起。士哉那件事來。一鬧已有好多日子了。不覺嘆了口氣。道：「鎮日價與這沒長進的吵鬧。倒把此事攔在腦後。不知他怎樣怨我。他又怎曉得我在此受氣呢。這樣一想。又把幾日間的煩惱勾上心來。更覺悶悶不樂。忽的立起身來。向房中就走。不知爲了何事。正是

方因勃谿痛阿堵。又排香餌釣金鰲。

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鍾情客會心畫閣 急性兒受辱通衢

上回書中。說到綠菊芳因與乃夫口角。悶悶不樂。忽的立起身來。向房中走去。究竟爲了何事。暫時不必說明。讀者以後定能了然。按下綠菊芳再說成士哉。一連等了幾天。不見菊芳回音。心中狐疑不定。想去同周處商量。無如他寫這封信的時候。並未給周

處知道。不便貿然啓齒。反去受他奚落。但如今菊芳處沒有回音。却又疑心到周處同。菊芳已經認識。不要在暗地裏搗鬼。何妨向他說明。看他回言答我。主意一定。當下急忙跑到報館。不想周處有事出外去了。士哉越發疑心。以爲猜得甚是不錯。不覺又恨又急。一個人在辦事室內。自言自語。書空咄咄。忽的進來一個茶役。手中拿着一封書信。輕輕的放在士哉桌上。道。成先生有信在此。說罷逕自去了。士哉取過一看。信面上寫着自己的姓名住址。下面具著吳山路凌緘字樣。拆開一看。裏面夾着一張狹長的紅箋。乃是市上印行的一種請客條。上面填着士哉先生四字。下具知約二字。另外又有二行小字。寫的是本日申刻。假座吳山路十三號凌寓。士哉細看字跡。軟弱好像初臨帖的小學生寫的。不覺心上一呆。暗想這吳山路凌寓。又是何人。我素來沒有朋友。住在吳山路上。不要他弄錯了人。細看却又明明寫的自己名字住址。絲毫不錯。後來仔細左思右想。不覺哈哈笑道。我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這明明是菊芳的假托。他人姓氏。恐怕人家知道。造謠生事。所以藉此遮掩耳目。這也是他的一片苦心呢。士

哉這人。自信力向來很深。故此他一生行事。不論成敗。大多在冒險上得來。現時想到此處。不禁狂喜。抬頭向掛鐘上一瞧。還祇三點多鐘。時候尙早。不如先回去換件衣服。再去不遲。遂把信藏在衣袋裏。出了報館。雇車返寓。更衣已畢。整容梳洗。挨到六時將近。再也挨不下去了。急忙出門。喚了部黃包車。飛馳向吳山路而去。到了十三號門首。一看。門首果然貼了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凌寓二字。心中大喜。急忙跳下車子。輕輕把門叩了一下。半晌始有人來開門。士哉一眼看去。正是那日在孤山陪菊芳啜茗的中年婦人。心中領會了一半。那婦人見了士哉。上下打量一番。問道。先生姓成麼。士哉道。在下正是姓成。那婦人笑道。如此請裏面坐罷。于是士哉跟隨那婦人走進一間精室。佈置倒也清雅。房中先有一個女子。坐在那裏。看見士哉進來。起身相迎。士哉掠眼一看。正是他日夕夢想的綠菊芳。不禁心花怒放。彼此讓坐已畢。那役人送烟遞茶。甚是殷勤。士哉到此。甚覺得侷促不安。默然不語。細看菊芳。是日穿的是一件妃色縐紗衫子。上罩元色夾紗背心。下穿湖色華絲紗夾褲。腳上青蓮色絲襪。配着一雙天藍緯成。

緞鞋子。打扮得十分嬌艷。再看他的頭上。梳着個新式髮髻。插了滿頭珠翠。戴了一付金絲托力克白色眼鏡。那水汪汪的兩顆眼珠。不住在那明潔無塵的鏡片中。漂來漂去。士哉一面飽餐秀色。一面測度他的年紀。不過二十開外。菊芳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把粉頸沉沉的低垂下去。暗地却在那裏偷看士哉的服色。祇見士哉穿着一件桃灰色小花實地紗單衫。上罩黑色平紗馬褂。頭上梳着西式髮。光潤無比。芬芳撲鼻。他二人只顧互相偷看。不發一語。凌雲仙坐在邊旁。倒覺好笑起來。道：「你們又不是啞子。爲什麼連話都不說一句。難道真個一見如故麼？」一句話提醒了菊芳。便輕啓朱唇問道：「這位敢是成士哉先生？」士哉答道：「不敢不敢。菊芳卽道向承先生的照應。實深感激得很。那天孤山相遇。本想上前招呼。一來碍着人多。二來令友在旁。許多不便。後來讀了先生的賜書。便知先生確是一位憐香惜玉的才子。居然獨垂青眼。真是萬分榮幸。本想早日答復。怎奈識字不多。不敢班門弄斧。加之這幾天略微爲了些小事。以致耽誤多日。尙望先生原諒。今日斗胆奉請先生來此。也可領教一二。」士哉連忙答道：「綠老

板的話未免太謙了。平心而論。現在杭州的坤伶。那一個及得上你呢。菊芳道。這又是先生過於誇獎的了。又指雲仙對士哉道。這是我結拜的姊妹。以後成先生也照拂些。雲仙笑着說道。我們是老了。有什麼不到之處。須要請成先生包涵呢。士哉道。這個未免言重了。說說談談。不覺已到上燈時候。士哉起身欲行。雲仙菊芳同聲說道。今日略備幾樣小菜。請先生賞個臉罷。士哉便將機就計。重復坐下。少時三人同坐一棹。淺斟低酌起來。直吃到八時將過。方纔散席。菊芳因夜間戲碼在前。不能久坐。本欲先行。又碍着士哉是初次見面。因便問道。成先生今晚可去聽戲。士哉答道。我須要到報館去轉一轉。然後再到戲館。菊芳又道。這幾天戲價削減。只恐遲了。沒有好座位。士哉道。這倒不妨。我有熟識的案目。每天終有好座留着的。但是此地戲館價目時常更變。角兒時常調動。內中大概也有個原由。你說給我聽聽。菊芳道。杭州人看戲。往往喜新厭舊。角兒長久。看客們就要討厭。營業不免減色。園主爲營業關係。迎合看客們的心理。便不得不調動角色。聽說在這幾天裏頭。又請了個文武花衫。叫趙和璧的登台演唱。到

那時想必又有一番舉動。像我這樣的人，恐怕不是他的敵手呢。士哉道：不是我恭維你，像你的戲，真有百看不厭之妙。怕他則甚。菊芳微微一笑，道：「一笑回頭問雲仙道：「此刻幾點鐘了？」雲仙看了手錶道：「此刻已九點鐘。」菊芳道：「我們上台的時候，恐怕到了。」又對着士哉道：「像我們吃戲飯的，在在受人限制。祇要一到了時刻，就不能不去。像今天本來想和成先生多談一刻，如今却又爲時間關係，不得不陪了。以後成先生有空的時候，儘可到寓所內來譚譚。我現在寓在匯丰旅館十五號房間。」士哉接着道：「改日我一定要到香閣拜訪。今天也要回報館去了。」說着便立起身來告別。菊芳同雲仙便也不留，恭恭敬敬的送出大門。臨行時還叮嚀士哉：「時常前去走走。」士哉正中下懷，諾諾連聲而去。菊芳和雲仙也收拾戲裝，雇車上園，再說士哉出了凌寓，一路低頭，想着方纔的情狀，不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忽然有一部黃包車，迎面飛奔而來。士哉避讓不及，兩下一撞，將士哉摔倒在地。那車上的坐客，見車子肇了禍，急忙跳下車來，命車夫將士哉扶起，彼此定睛一看，不覺哈哈大笑。原來這坐車的，姓孔名佛槎，是士哉那張報

上一位投稿家與士哉頗有交情。當下佛槎急忙問道。士哉兄跌傷了那裏沒有。士哉一面拍着身上灰塵。一面答道。還好還好。幸喜此處馬路平坦。倒還沒有什麼。佛槎又瞪着眼。對車夫道。誰叫你沒命的亂奔。幸虧沒有把成先生撞壞。並且還好是自己人。不然看你怎生得了。說罷在袋中摸出幾個銅板。遞給車夫道。還不快滾開去。倘若被警察看見。諒你又要吃苦了。那車夫接了銅板。拖着車子。剛要走。不想他頂頭上司警察老爺。正從崗位左邊一家酒店裏。趕將出來。一把拖着車夫的衣襟道。我早看見你闖了禍了。因那邊另有件公事。不及顧問。不料你竟敢卸罪脫逃。你們這班賤坯。不給你些顏色看看。也不曉得你老爺們的利害。說完之後。舉起他那根黑漆短棍。照着車夫背脊上。一陣亂打。口口聲聲。還要將他帶進署去。可憐這車夫。含着一包眼淚。像老鼠見了貓兒一樣。俯首帖耳。不敢說一個不字。士哉至此。倒有些看不過去。忙搶上一步。對警察道。既然沒有傷人。可從輕將他放了罷。何苦這樣打他。還要將他帶署呢。那警察見士哉衣冠楚楚。因和顏悅色的道。論理是要先生們同去的。既然先生沒

有傷也不敢勞動大駕。至于這狗娘養的車夫。非把他帶署不可。這是我們公事。不得不如此的說罷。不由分說。逼看車夫拖了車子。押往警署而去。佛槎對着士哉。嘆口氣道。我國警察的權力。僅僅能威嚇車夫。真真可笑。又可氣士哉道。積習難返。這真是無可如何的。我們不必管他。我且問你。你今天到這般時候。坐着車子。意欲何往。難道也是到遏雲舞台去看便宜戲麼。佛槎道。我正要找你呢。適才在城站第一樓打電話到報社裏去問你。聽說你早已出去。連那位周先生也出去了。我想你這樣一早出來。必是爲着遏雲舞台。這二日減價。早些去揀座兒。故此急忙乘車而來。不想無意中。反將你撞倒。士哉道。你找我可有什麼事情。佛槎道。說起來話長呢。我們還是到共一樓去談談罷。士哉一想。橫豎自己辦事的時候還早。不如同他暫且談談。當下點頭稱可。二人就同往共一樓。上得樓去。找了一間雅座。跑堂過來。泡上一壺香茗。士哉向佛槎道。究竟有何事情。可快講給我聽。佛槎喝了一口茶。把眉一皺道。常言說得好。戲子無情。婊子無義。今日看來果然不錯。士哉心裏本來懷着鬼胎。聽他劈頭就是戲子二字。以



爲他是有感而發。不覺呆了半晌。方纔答道。有什麼話爽快快的說。不要只管在那裏大轉灣。叫人聽了怪悶的。佛樣道。讓我慢慢的告訴你吧。邊雲舞台不是有個唱青衣花旦的胡紫珂嗎。你總應該曉得的。論他那副容貌。雖不能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但是五官整齊。模樣兒倒還姣好。論他的藝術。也着實不錯。而且還能唱幾支崑曲。所以我狠賞識他。每天必到舞台裏去捧他。我想我這樣的熱心。他應該一定感激我。有一天看他的思凡下山。做得風光旖旎。情致纏綿。那一副慧絕的眼波。還不住的送到我身上。真叫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士哉兄。你想想他這樣的做品。不是竟有意于我嗎。我雖然沒有做他的座上佳賓。但一顆心早已隨着轉移不定。今天我在城坊遊玩。偶然見他同了妹子胡紫仙。也在那裏散步。我想起戲館裏的情狀。真叫做未免有情。誰能遺此。當即走上前去。對他講了許多捧場的話。滿想他必定認識我。而且還仰慕着我。從此就可以結爲風塵知己了。不料他聽了我這一番話。忽地柳眉倒豎。破口大罵。說我當街調笑。有碍他的名譽。他那妹子。站在一旁磨拳擦掌。更是躍躍欲試。當下驚

動了許多行人。圍將攏來。此時我又羞又惱。雖百口聲辯。他終不信。竟當着大眾前奚落了。我一場。後來還要叫崗警前來。將我帶署懲辦。我見風頭不對。三十六着。走爲上策。連忙拔開雙腿。溜之大吉。隱隱還聽見衆人議論。有的說我是個瘋子。有的說我是個拆白黨。你道這事可恨不可恨呢。故此我在第一樓打電話給你。要同你商量一個辦法。不想你出去了。如今既然相遇。你可有什麼法子。替我出這一口氣兒。士哉皺眉道。我們出氣的法子。無非仗着一枝禿筆。在報上罵他一頓。其實與事實一些無濟。不是我怪你。方纔的話。本來未免太過分了。像紫珂這樣的人。他曉得什麼。是情什麼。是義。不比我捧的那個綠菊芳。他纔知道情義二字。我成士哉不費吹灰之力。居然能……說到這裏。自悔口快。連忙停着不言。佛槎已明其意。急急問道。你居然能達到目的麼。士哉碎了一口道。什麼話呢。像你這樣。信口雌黃。要小心。要入拔舌地獄。我與你也可算得自己朋友。老實告訴你罷。我剛才正從菊芳那裏出來。要說我今日的情形。與你比較起來。真是苦樂不均的一個比例呢。佛槎跳起來道。真的麼。你有什麼神通快。

快的告訴我罷。士哉見他這樣情急，忍不住笑將起來，便把他如何賞識菊芳，如何在報上捧他，孤山如何相遇，今日如何相邀，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佛槎一遍，却將自己通書一層略去不提。佛槎聽他說完，不禁晃頭播腦，領首不置，又翹起大姆指對士哉道：「你的艷福不淺，真是令人羨煞。」士哉道：「你要取笑，聽說過雲舞台，又請一個秦腔花旦，叫趙和璧的，不久就要登台了。此人在京滬一帶頗負盛名，菊芳恐非其敵。我又不能不代菊芳給他一個下馬威，叫他識些利害。將來還要請你從中幫忙些兒。」佛槎此時正因無端受了紫珂的侮辱，一肚子不高興，又聽了士哉說出菊芳的一片柔情，心中正在那裏盤算，怎樣得識菊芳，以消相如之渴。聽見士哉叫他幫忙，正中下懷，急忙說道：「小弟自當效力，不過有義務必有權利，將來又怎樣報答我呢？」士哉不知佛槎葫蘆裏賣什麼藥，順口答道：「自然有相當酬謝。」二人又談了些別事，不知不覺已經十點鐘了。士哉因職業關係，急于回去，便同佛槎言明告別。佛槎道：「既然如此，我先到過雲舞台看戲，你公事畢後，請到那邊去罷。」士哉道：「狼好，狼好，當即惠了茶賬，下樓分道而去。」

士哉回到報館。走進辦事室內。見周處坐在那裏。與旁坐的一位少年談話。周處見士哉進來。忙嚷着道。恭喜恭喜。士哉不覺一怔。正是。

方幸幽情得暢叙。底事無端恭喜來。

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紅粉自憐感懷薄命 綠章遍乞維護名花

却說士哉回到報館。周處忽然向他恭喜起來。甚爲詫異。忙問周處道。我什麼喜事。值得你這般恭喜。周處道。看你紅光滿面。好像有什麼喜事似的。士哉道。你自己一天。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還要拿人家來玩笑。周處道。我陪着朋友去遊湖的。忙指着那位少年。對着士哉道。這是我幼年同學的沈易風君。又對易風道。這位就是我的同事成士哉先生。士哉便同易風寒暄起來。可巧這位沈易風。也很讚成綠菊芳的。有道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人臭味既投。說話自然入港。不多一刻。竟同多年老友一般。自此以後。二人時相過從。士哉又同他到菊芳那裏去了幾次。于是彼此越發親熱。過了幾日。

邊雲舞台所請的趙和璧業已登台。第一夜就是與綠菊芳雙演紡綿花。論這紡綿花本來共祇一場戲。雖狠有些歌曲小調。却沒有雙演的道理。不過他們的雙演紡綿花。却與衆不同。祇因這趙和璧是個擅長跌撲的花旦。故在這紡綿花後段。穿插了好些玩藝。如陰陽河紅梅閣等。並加上活捉陰審各場。可以大顯身手。但是前段仍注重風騷。不得不借重菊芳。士哉却還不得而知。這日看見戲報。不覺大爲驚詫。心想戲館老板未免太胡鬧了。新角登台的第一夜。什麼戲不好排。偏要排這齣戲。且同菊芳雙演。顯然有比較的意思。今夜必須與他們一個打擊。也可以警戒他們。下次轉身一想。除了請人捧場。並喝和璧倒彩之外。別無他法。但此法又非空言可以辦到。這兩天自己手頭不甚寬裕。周處又因父喪。回里連通融的地方都沒有了。如何是好。後來想了半天。想到易風身上。他現在杭州讀書。家裏也還富有。何不如此這般。叫他邀些學生。前去捧場。當下急忙穿了衣服。坐車到易風讀書的學校裏去找他。其時不過三點多鐘。易風尙未下課。一個人在接應室內等了大半個鐘頭。易風方始前來。士哉忙問他今

夜可有功夫看戲。易風看了看手錶。說道沒有什麼課了。待我告過假。與你同去。士哉道如此極好。易風忙到監學處捏了一個謊。告假出外。又換了一件衣服。然後與士哉一同走出。徒步直到旗營。一路上士哉將和璧登台。菊芳必受影響的話告訴易風。又說我輩既然同心護綠。焉能坐視其危。不加援助。末後又說菊芳背後盛讚易風如何慷慨。如何可交着實的灌了一頓隔壁米湯。把個初出茅廬的沈易風。祇喜得手舞足蹈。雀躍三百。士哉又說自己定有許多坐位。要請易風再定幾座。綳綳場面。易風無不答應。二人至正興館吃過夜飯。易風忙打電話到學校內叫他幾位同志。設法前來效力。是夜果然虧他邀到許多人。士哉也請了胡調大家。專喝和璧的倒彩。不過都是些三等包廂的貴客。這一夜過雲舞台。祇鬧得落花流水。不亦樂乎。一連鬧了幾天。把個趙和璧活活氣走。臨走的時候。對人說道。我一生跑了多少碼頭。却不信杭州的戲如此難唱。也可見他的憤激。至於極點了。但是綠菊芳從此聲價日高。士哉也儼然以開國元勳自居。不時到菊芳那裏去。走動藉此鬼混一場。一日士哉又去探望菊芳。剛走

進菊芳房門。見菊芳拿着一本書在那裏發怔。一見士哉。兀自不語。眼圈一紅。似乎要哭將出來。士哉不覺大奇。正待動問時。見菊芳忽將手中的書拋棄案上。并將看書時除下的托力克眼鏡。重行戴好。望了一望。士哉急忙近前一看。見案上所擺的乃是一本春航集。不覺心下大奇。因對菊芳說道。爲什麼要如此呢。這本書又不是什麼哀情小說。用不着傷心到這般地步。說罷就在菊芳的對面坐下。菊芳微微嘆了一口氣道。並不是我無端傷感。因爲方纔看到春航集裏面一段馮小青的戲評。不覺連想到我自己的身世也和小青一樣。小青雖已死多時。但是他這一段哀史。還能夠留傳至今。並且有人替他編成戲劇。使人曉得他是個薄命女子。而且還可以賺人家幾點眼淚。像我菊芳入世以來。受盡許多磨折。又吃了這碗戲飯。做人家玩物。有時還要給人家批長評短。冷嘲熱罵的說我們吃戲飯人簡直和娼妓一樣。他們那裏體諒得我們的苦處。雖有那明白些的曉得我們吃戲飯是萬不得已。所以都狠願意替我們捧場。這也算不幸中的幸事了。像馮春航老板遇見這位柳先生。能知道他的苦處。不但極力

去捧他而且嘔盡心血做了許多文章去誇獎他到後來又邀集了許多朋友替馮老板編出這部書來使馮老板的大名可以永垂千古像這位柳先生可算得馮老板的知己了但也是馮老板有福才遇到這樣一個知己我綠菊芳雖然也同馮老板一般以色相示人却不幸是個女子不能像馮老板一樣可以得一道義相交的知己……言時又拿眼對士哉一瞟接着說道話可說回來了像你成先生這樣照應我難道還不能算我的知己麼可是男女有別我記得游龍戲鳳中有一句男女授受不親的白口可見男女界限古來已經判明何況現在的人口齒最毒雖是滿口男女平權若是男女間有什麼交際就必定要說這男女雙方發生了愛情關係再加些自由呢結婚呢種種新名詞兒那怕你是真個道義的朋友也被他們說成愛情交接了而且我們吃戲飯的尤被人家看得低賤古話有娼優隸卒的一句把我們擺在娼的下面難怪人家看得我們一文不值其實我們是賣嘴不賣身說到這裏不由雙頰飛紅頓住了口歇了半晌方始徐徐說道我只願在這裏胡言亂道不怕成先生見惱好在成先生



是明白人。或者能原諒我的。成先生你看這話對麼。士哉此時正在那裏出神。被他一問。連忙答道。你所說却是實情。但也用不着如此傷感。我成士哉。雖是不才。平素也以俠義自負。祇恨舉世茫茫。沒有能識我的人。我也不甘低首獻媚。所以直到如今。落拓一身。依然故我。但是一腔抑鬱之氣。無處發洩。不得已到歌舞場中游玩。一半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的塊壘。一半是想物色一個風塵知己。現在禮教喪失。士道式微。酒肉朋友。舉目皆是要想患難相助。却是一個沒有。反不如你們賣藝爲生的優伶。倒有巨眼識人的英雄。我在先看見你的時候。尙不過傾倒你的色藝。後來在孤山游玩。見了春航的石碑。恍然有悟。也想轟轟烈烈來替你揄揚一番。使得千百年後。知道有你這樣一個女伶。都因爲男女有嫌。未便貿然從事。不但恐怕受外界的譏笑。也爲着你的名譽起見。生怕你要怪我莽撞。今天聽你這一番話。承你看得起我。引爲知己。常言說得好。士爲知己者死。你既知我。我便應該替你効勞。不是我士哉誇口像這樣一本集不難立刻辦到。菊芳見他肯爲自己出力。知他已經入彀。不致改變。當卽堆下笑臉道。

如此承情。真叫我感激不盡。說着又向桌上一望道。我祇管在這裏說話。成先生來了半天。連茶都沒有喝過。若是別人。又要罵我不懂事了。說罷便招呼娘姨。斟了一杯香茶。士哉一面喝着茶。一面又向菊芳看看。不覺低吟道。安得護花鈴。十萬不教風雨任披猖。菊芳見他如此癡心。兀自暗地歡喜。因又對他道。成先生你方纔從那裏來。肚子想已餓了。可要叫點東西來吃。士哉道。我吃中飯沒有多時。此刻倒也不餓。不必勞神。以後最好彼此不須客氣。菊芳微微笑了一笑。站起身來。走至窗前。把一座風琴蓋揭起。彈了一套曲子。士哉擊節大讚道。像你這樣彈琴手法。不但梨園少有。就是那些女學生中。也沒有這樣的敏捷純熟。可記你那天與趙和璧合演紡綿花。憑這一曲風琴也博得幾千采聲。試問趙和璧有這風頭麼。幸而他還有自知之明。不到幾天。知難而退。否則必要狼狽而歸。哩。菊芳道。這也是承你的盛情。但聽說戲館老板。近來又在那裏想邀角兒。我們是老了。也算不得他們台柱了。不過所聘的角色。也要揀擇一番。纔好休揀趙家姐姐。這樣下場。不但戲館不能賺錢。連角兒也發生名譽上的損失。聽得

趙家姐姐前番來杭。包銀大約一千左右。加上零碎開銷。所費很是不小。不想唱不到幾天。就去成先生。你想值得不值得呢。士哉道。我也如此想。不知戲館老板。怎麼這樣。不知進退。兩下談談說說。不覺天色已晚。菊芳堅留晚飯。士哉因另有應酬。婉言辭謝而去。此時暫且不提。再說孔佛樣自從那天聽士哉一番說話之後。不禁心懷大動。所以趙和璧登台那一天。也極力去幫忙。滿想士哉必定帶他去見菊芳。從此可以認識一個女伶。也好在人前賣弄自己手段。不圖連上幾天。去找士哉。不是在外。定是推說沒有功夫。佛樣心中。已甚不悅。這日又想去訪士哉。問他一個究竟。吃過午飯。即忙走去。因為時間尚早。恐士哉還未到報館。因先到茶樓喝茶。順便買了一張之江日報。看看。祇見封面上登了一條廣告道。

爲歌史綠菊芳徵文

歌史綠菊芳。吳王台畔人。天生麗質。冰雪聰明。不幸淪落歌場。犧牲色相。鳳泊鸞飄。蓬飛梗斷。曩播香譽于春江。今喚艷名于浙水。曲擅紅兒。譜按紫拍。嗣韓娥之

裏。響。翻。靜。婉。之。清。歌。考。其。藝。蓋。已。臻。爐。火。純。青。之。候。已。維。念。佳。人。遲。暮。盛。會。不。常。  
因。本。憐。香。惜。玉。之。心。爲。編。冷。豔。孤。芳。之。集。偷。荷。海。內。同。文。錫。以。佳。什。不。拘。體。例。咸。  
所。歡。迎。惠。稿。請。寄。本。館。轉。交。書。出。當。各。以。一。冊。爲。報。成。士。哉。白。

佛。槎。讀。過。這。段。廣。告。暗。想。士。哉。神。通。真。大。居。然。同。菊。芳。有。如。此。感。情。要。替。他。出。集。了。但。  
是。他。爲。何。不。來。同。我。商。量。連。菊。芳。那。裏。也。不。肯。帶。我。同。去。我。非。去。問。他。一。個。明。白。不。可。  
想。到。這。裏。不。免。心。急。如。火。不。管。時。候。早。晚。急。忙。惠。了。茶。賬。乘。車。到。報。館。找。他。不。道。士。哉。  
已。經。到。過。現。又。出。外。去。了。佛。槎。悶。悶。不。樂。留。下。一。張。字。條。懶。洋。洋。回。家。而。去。士。哉。因。自。  
登。出。廣。告。之。後。心。想。茲。事。體。大。一。人。萬。難。辦。到。不。如。去。同。易。風。商。量。故。此。親。到。易。風。校。  
中。幸。喜。易。風。無。甚。要。課。便。與。士。哉。一。齊。出。外。到。喜。雨。台。啜。茗。士。哉。將。出。集。之。意。告。知。並。  
要。易。風。幫。忙。易。風。道。出。集。是。不。容。易。的。那。裏。來。這。許。多。稿。子。呢。士。哉。道。我。登。報。徵。求。稿。  
子。就。是。爲。了。此。事。不。過。現。在。最。好。先。請。幾。個。人。來。作。個。先。聲。不。怕。別。人。不。隨。聲。附。和。易。  
風。道。這。個。辦。法。很。是。不。過。文。學。界。裏。的。人。我。認。識。不。多。你。既。然。吃。着。報。館。飯。難。道。還。沒。

有人認識麼。士哉道：「是有幾個的，不過不甚知交，恐怕他們不到。」倒覺一場沒趣。易風道：「何不同孔佛棧商量商量？」士哉道：「此人雖號稱評劇家，但微聞他的品行並不甚好。故此我不敢去請教。」易風道：「如此看來，這樁事不是難以成功了麼？」士哉想了半晌，忽地把桌子一拍道：「有了有了！」易風忙問是那一個。士哉道：「提起此人，大概你還沒有見過。他姓程名青蓮，乃是本城一位鄉宦子弟。此人少年績學，頗有文名。新近從北京回來，對於戲劇大有見地。我同他會過幾次，尙覺投機。若得他出來幫忙，萬無一失。」易風道：「既然如此，何不速速與他商量？」士哉道：「此刻閒着無事，我二人便同去看他。」易風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士哉道：「就在新宮橋河下。我們坐車去很便。」易風點頭稱是。當即付過茶資，僱車前往。到得門首，就有門房問二人要了兩張名片，投遞進去。不一時說聲請，二人跟着進內，走至前廳。青蓮已在那裏含笑相迎。因與易風初次見面，不免彼此請教一番。士哉道：「青蓮兄這幾日作何消遣？」青蓮道：「在家悶坐無聊，無非看書而已。」士哉道：「近來可有什麼大作？」青蓮道：「學術荒蕪，一無筆墨。」士哉道：「你又太客氣了，說着

便將來意。向之表明。要求他出面號召文人。刊行綠集。青蓮因閒着無事。而且這種事。不失文人雅致。當下滿口答應。士哉不勝歡喜。談了一會。邀青蓮同去看戲。青蓮也欣然首肯。三人一同出了程公館。到旗營一家酒館。吃過晚飯。乃是士哉的東道。青蓮倒覺過意不去。三人下了酒樓。聯袂步行。正走到延齡路中。祇見有個軍官。坐着一部包車。飛奔而來。青蓮趕上前去。一把抓住車桿。教他停車。士哉以爲青蓮醉了。恐怕鬧出事來。不覺吃了一驚。正是

底事無端成醉漢。豈真有恨到軍人。

欲知青蓮究爲何事。要教這軍官停車。下回再爲分解。

### 第七回 蹈法罰錢公私莫辨 分朋樹黨晉楚爭雄

却說青蓮等三人。行在延齡路中。迎面來了一部包車。上面坐着軍官。青蓮走上前去。扯住車桿。叫那軍官下車。士哉恐他酒後鬧禍。不免捏着一把大汗。誰知這軍官見有人攔他。定睛一看。卽命停車。不慌不忙的走下車來。向青蓮握了握手道。青蓮兄我們

好多天不見了。你現在要到那裏去。青蓮道。我雖閒居沒事。却也懶得出外。說到這裏。又指着士哉易風二人。接着言道。今天還是他們二人。邀我出來的。並且有些小事。委托着我。我正因此事。非一人能辦。要想找個帮手。不期遇見了你。真是我很好的臂助了。此時士哉易風。站在一傍。見他們二人叙談。方知彼此熟識。纔把一個恐懼心放下。又聽見青蓮招呼二人道。來來我與你們介紹介紹。士哉易風。連忙進前一步。青蓮指着那軍官道。這就是莊一齋先生。乃是我們浙江一位才子。詩詞歌賦。無一不精。四六文章。尤爲傑作。而且精通泰西醫學。現任軍營內軍醫官。真是博學多能。你們但看他這種裝束。顯見是一位戎馬書生了。說完之後。又將士哉易風二人姓名告訴了一齊。彼此不免客套一番。一齋問青蓮道。剛才你說叫我帮忙。究竟成先生有什麼事託你。青蓮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就請士哉兄告訴你罷。士哉遂忙將出集的事。敘述一回。一齋也不住點頭稱是。士哉乘勢請求帮忙。一齋是位忠厚長者。對於朋友請託。無不竭誠答應。而且這種事。又與他脾胃相合。當下滿口應允。士哉大喜過望。自不待言。青

蓮又向一齋問道。今日你這種裝束。大約營中又在那裏鬧什麼檢閱麼。一齋道。可不是嗎。整整累了我一天。現在正想回去休息。你們三位意欲何往。青蓮道士哉兄今晚請我去見識他那位風塵知己。一齋道。既然如此。等我回到家中。將這勞什子的制服換了。再到戲館裏找你們。大家快樂一宵。也可以補我日間的勞苦。說罷即便上車。朝着三人將手一揚。飛也似的去了。青蓮等慢慢踱入戲館。一齋回到家中。也急忙換了衣服。前去看戲。這一夜綠菊芳演的是全本孟姜女。過關時唱了幾支小曲。真個輕盈流利。哀感頑豔。兼而有之。一齋青蓮聽了。也都著實稱賞。自此以後。士哉每日陪着一齋青蓮。到喜雨台啜茗。不時又同他們到菊芳那裏走走。在士哉的用心。無非利用一齋青蓮二人。作他文字上的後援。在一齋青蓮二人。却一個是老誠持重。一個是裘馬少年。都不過借着歌舞消愁。而且看士哉與菊芳都肯虛心禮士。也就樂與相交。彼此甚爲莫逆。一日士哉又到喜雨台與一齋等晤面。這時不過四點多鐘。樓上茶客尙小。一齋獨坐在一張茶桌畔。攤着筆硯。低着頭。手不停揮的在那裏寫字。士哉走近前。



向他招呼一聲。一齋抬頭一看。見是士哉。忙把手中的筆放下道。士哉兄你剛來麼。說着。挪開一張空椅。叫士哉坐下。又斟了一杯茶遞給士哉。士哉欠身接過。一面喝着茶。一面說道。莊先生來得好早。一齋道。橫豎營中無事。不如到這裏來坐坐。士哉又向桌上一望。見攤着那張紙的上面。標着綠菊芳集序。五個大字。以下橫斜潦草的。一大篇文章。知是替自己作稿心中。甚是感激。忙說。莊先生真可算得忠人之事了。一齋道。既然答應了人。遲早總要做的。適纔坐在此地。一時高興。就胡亂寫了起來。說着。又拿起筆來道。讓我來煞了尾。就可算完編了。因又提起筆來。寫了幾行。然後將這張草稿。攤在桌上。自己圈點了一會。向士哉道。這是初稿。還有多少不妥的地方。讓我改好之後。再寄與你罷。士哉道。如此甚好。一齋乃命茶房收去筆硯。自己將那張稿紙。塞入袋中。然後與士哉談些編集問題。不多一時。青蓮也來了。三人談了一會。士哉道。大家閒着無事。不如到菊芳那裏坐坐。順便也好問問他。照片可曾去拍。一齋青蓮同聲說道。好。當下三人。惠了茶資。一同下樓。即往菊芳寓中。進得房去。靜悄悄不見一人。祇見羅帳。

低垂床面前擺着菊芳的一雙鞋子。三人知菊芳正在午睡，依一齋青蓮的意思，不必去驚他好夢。回身便想要走。士哉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聲叫道：「有客來了，可醒醒罷。」菊芳被他驚醒，揭開帳門，揉了揉眼。對士哉等一看，忙說：「怎麼連娘姨都一個沒有？」諸位先生是什麼時候來的？士哉笑着道：「我們剛來呢。」菊芳忙卽料理起牀，又叫娘姨進來倒茶倒水。不一會菊芳梳洗已畢，士哉忙着問道：「怎麼你今天這樣好睡？」菊芳道：「我昨晚一夜沒有合眼呢。我們吃了這碗斷命飯，真是和受罪一般。」士哉詫道：「有貴客在此，你怎麼又是這樣恨天怨地？難道說你們那位老板又來打擾你麼？」菊芳搖了搖頭道：「不是的。此事大概諸位先生還沒有曉得。待我告訴你們聽罷。」士哉道：「如此你坐下來慢慢的講。」菊芳便靠着床沿坐下，微微嘆了口氣道：「昨天晚上，我排了一齣打齋飯。照平時一樣做法，下裝之後，後台管事忽來對我說道：『前台賬房裏有事叫我前去。』我急忙到了那裏，祇見一個警察對着經理先生在那裏指手畫腳。見我進去，便向經理先生問道：『就是他麼？』經理點了點頭。這警察便過來對我說道：『我們署長叫你過去。』」

對着經理道：余先生一塊去罷。經理道：我可等一會子再來。你同他先去。就是。我不知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便向經理動問。經理對我說道：這是常事。你去了自然明白。心上也不要怕。我等會子就要來的。他這幾句話一說。越發弄得我不大明白。正想再要問他。他又爲着別事跑開去了。這警察逼着我就走。當時六神無主。就跟他到了警署。纔曉得他們這位署長說我打齋飯。這齋戲做得太浪。什麼有關風化呢。未免誨淫呢。打了一大篇官話。臨了兒不由分說。罰了我五塊洋錢。還叫我具了一個什麼甘結。我受了這個委屈。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來的。苦。臨行的時候。又聽見他們隱隱說道：隨便他是什麼樣的紅角兒。那怕架子搭得天大。我們也有法子叫他親自送上門來。給我們看一個飽。還要叫他拿出幾塊錢來賠償我們的目力。成先生。你們想想。這是怎樣一回事。情能叫人受得下麼。我回來後。越想越惱。怎奈吃着這一碗飯。祇好憑着他人侮辱。所以一夜都沒有合眼……士哉聽他說完。不覺氣憤填胸。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祇把雙手在桌上。狠命的亂擊。青蓮知道他的心思。連忙說道：這種事。雖是令

人可恨。但是他們這班官僚。祇顧着一己的快樂。那裏懂得愛護名花。還那裏顧得人家痛苦。我倒想起從前姚明珠的事情來了。一齋道說也奇怪。這兩件事倒也有些彷彿。士哉忙問道。姚明珠的事。莊先生也曉得麼。何妨講出來給我聽聽。一齋道曉是曉得些的。不過不甚詳細。還是請青蓮兄講。青蓮便接着道。姚明珠在此地唱戲的時候。他住在湖山新旅社。有一天我們這裏的警察廳長。陪着一位久已退位的都督。忽然老興勃發。就懇廳長叫人去招明珠。廳長便差一個船夥。到新旅社去叫他。那船夥奉命前去。到了明珠那裏。仗着廳長的勢焰。一味吆喝。倒把明珠弄得不信。恐他有混冒情弊。當即一口拒絕。并說我們是吃戲飯的。不是吃堂子飯的。可以任憑你們這班人呼來喝去。那船夥聽了沒法。回去稟知廳長。廳長不覺大怒。就想飭警察前去拘他。傍邊有一位科長說道。此事不能操之過急。萬一傳揚出去。反爲不美。不如我親自去跑一跑兒。廳長連聲道好。這位科長便到明珠那邊叫他。明珠深恐闖禍。這一日不得不曲意殷勤。格外小心伺候。幸而安安穩穩的回到家內。方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不

料隔了數天。明珠正和一個少年坐在房中譚話。忽被那科長暗地瞧見。不到一頓飯的時候。便有幾個警察前來巡查。見明珠和少年在一間房內說話。即便不由分說。將他二人帶了前去。說明珠不應做這秘密生涯。觸犯警律重重的。罰了幾十塊錢。方將他們放出。明珠經了此事。無顏再在杭地唱戲。不日便辭班他去。青蓮說到此處。對着士哉笑道。你以後還要小心些兒。纔是不要……菊芳急忙釘了青蓮一眼。青蓮自知失言。連忙住口。士哉道。青蓮先生又要拿我來開頑笑了。青蓮忙道。不敢不敢。這也不過一時順口。休要見怪。一齋微笑道。大家休要取笑。時候不早。我晚間還有些小事。要先走了。菊芳看了看手錶道。此刻不過六點多鐘。莊先生太性急了。一齋尚未回言。青蓮接着說道。我也有事要走。又對着士哉道。你多坐會子罷。士哉道。要去大家同去。就是。菊芳向士哉膘了一眼。士哉問一齋道。晚上可要去看戲麼。一齋青蓮都說去的。士哉道。二位既有正事。那麼等一會在戲館見罷。青蓮已明其意。忙扯了扯一齋的衣角。大踏步出門而去。士哉送至梯邊。說了一聲再會。就回身和菊芳向內。青蓮回頭。

一望不見士哉。笑着對一齋道。菊芳有如此手腕。怎麼不使成士哉。顛倒呢。一齋也笑了一笑。二人走出旅館。分道自去。暫且慢提。再說孔佛槎。一連幾日。找不到士哉。心中老大不悅。這日獨坐在自己家中。暗想士哉未免欺人太甚。先前在共一樓的時候。口日聲聲請我幫忙。不想幫了之後。竟就視同陌路。非但不曾有福同享。而且連影子都不見了。我既仗着一枝秃筆。在杭州混充評劇家。難道這樣一個小小坤伶。不敢罵他。一聲出。我這口氣。當下就想提起筆來。做一篇罵綠菊芳的稿子。後來轉身一想。這事不見得十分妥當。因為士哉究竟是自己朋友。不應用真名實姓去攻擊他。要證是化名呢。又恐怕報館裏見了這種謾罵的稿件。不是熟人未必肯登。若用自己真名。士哉見了之後。自然大不高興。倘與問罪之師。尚可索性翻臉。萬一來些軟功。并且同我到菊芳那裏。那時我不是進退兩難了麼。不去豈非師出無名去了。將來越發被士哉看輕。倘然傳揚出去。人家必定說我孔佛槎卑鄙齷齪。豈不先壞了評劇家的牌子。因此思來。想去。簡直沒有什麼好法。真是一肚皮的不痛快。便順手取了一張之江報來。

看見那小品欄內有幾篇贊揚菊芳的稿子。也不願意仔細去看。他想翻過來看看。今夜。的戲目。祇見邊雲舞台廣告欄內登了一個極大廣告。上面標着重金禮聘。環球歡迎。色藝雙絕。青衣花衫幾個鉛字下面排着有三寸見方大小的木刻。乃小貴紅三個大字。底下還排着現已到杭。擇吉登台八個鉛字。佛槎不覺靈機一動。把桌子一拍。道。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孔佛槎揚眉吐氣的時候到了。耳聞這小貴紅的面龐。遠在綠菊芳之上。現在既到杭州。不如首先捧他一棒。將來自能得觀芳澤。包可叫胡紫珂成士哉。鞏不敢輕視着我。不過此事也須找幾個朋友幫忙。方可。我孔佛槎雖說在財政機關內充當了一個小差使。却與這班大人先生不甚聯絡。老實說一句。一個幫我的人也沒有呢。想到這裏。又不免愁眉苦臉起來。停了半天。不覺喃喃自語的道。我何不去找章古吾。他是很歡喜趕熱鬧的。包管一請就到。當下急忙穿了馬褂。逕自出門。乘車往湧金門一家醫院內訪章古吾。原來古吾是一位醫學家。却歡喜吟風弄月。徵色選歌。這日見了佛槎。談起他的意思。古吾年紀甚輕。自然有些豪興。當即滿口應允。替

佛。槎。一。定。幫。忙。佛。槎。暗。自。歡。喜。過。了。幾。日。這。小。貴。紅。便。懸。牌。登。台。第。一。夜。佛。槎。古。吾。當。然。前。去。捧。場。士。哉。也。在。那。裏。二。人。見。面。仍。自。敷衍。一。番。士。哉。不。知。就。裏。仍。想。施。出。他。的。倒。趙。手。腕。來。倒。貴。紅。佛。槎。早。料。定。有。此。一。着。已。經。先。事。預。防。那。天。大。軸。戲。是。貴。紅。同。他。姊。姊。悅。紅。的。教。子。菊。芳。排。在。中。軸。是。賣。胭脂。做。得。甚。是。風。騷。包。廂。上。却。接。二。連。三。的。大。喝。倒。彩。士。哉。一。眼。看。去。見。是。佛。槎。隔。座。的。幾。位。看。客。所。喝。以。爲。這。必。是。佛。槎。同。伴。無。疑。不。禁。懷。恨。在。心。等。到。貴。紅。唱。的。時。候。也。就。喝。了。幾。個。倒。彩。以。爲。報。復。佛。槎。見。士。哉。果。然。不。出。所。料。也。自。痛。恨。在。心。對。于。士。哉。的。友。誼。就。輕。輕。在。這。幾。個。彩。聲。裏。頭。化。爲。烏。有。自。此。以。後。各。樹。一。幟。互。爭。長。短。正。是。自。昔。紛。爭。起。蝸。角。於。今。黨。禍。盛。裂。園。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張黨勢巧組俱樂部 增聲價代作感懷詩

孔。佛。槎。同。成。士。哉。在。遏。雲。舞。台。爲。着。紅。綠。二。伶。發。生。誤。會。之。後。雙。方。各。走。極。端。顯。然。分。了。黨。派。這。日。士。哉。爲。着。此。事。砲。到。喜。雨。台。找。一。齋。青。蓮。忙。與。他。二。人。商。量。抵。制。方。法。一。



齋的意思。想在報上極力鼓吹菊芳。使菊芳聲勢大張。貴紅方面可以不戰自敗。青蓮是老子世故的人。知道文字鼓吹不過發生一部分效力。佛棧等既致力於戲館。搗亂自不能不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下即告訴士哉道。依我看來。文字上固要鼓吹戲館中的捧場。却也不可不注意着他。否則遠水難救近火。那怕你報上嘔盡心血。究不如邀集幾個人。在戲館捧場。可以當面對付。似此雙管齊下。自然事半功倍。士哉贊成道。青蓮先生的主張。真是再好沒有。青蓮又道。不過尙有一層問題。須得預先聲明。報上的鼓吹文字。我同一齋可以担任。至于戲館中的捧場。我與一齋的性子。都不大相宜。恐怕不能勝任。最好須另外邀些朋友。每天去維持現狀。纔好。士哉道。我本來不敢重煩二位先生。也想去邀幾個朋友帮忙。說畢。遂即起身告辭。下得樓去。暗忖這件事非易風不可。當即跑到易風那裏。對他說明來意。易風是血氣未定的少年。對于菊芳常存非分之想。早欲乘機而起大收漁人之利。今見士哉親自請他帮忙。比上次搗亂趙和璧還要懇切。當即一口答應。自從這一天晚上起。每日必邀些同學前去。

捧場士哉也。每日親去指揮一切。因與孔佛槎等勢不兩立。常常乘隙大喝貴紅倒彩。紅綠兩方也就儼然割出鴻溝。互相攻擊。不提士哉這邊擊畫周詳。再說孔佛槎自從那日貴紅登台之後。也就日日到邊雲舞台大捧其場。因見士哉蓄心破壞。甚想與他爭個高低。但是附和自己的人。除古吾外。簡直再沒有第三個。比較那士哉面。真覺有些寡不敵衆。又不願甘心低首。反致前功盡棄。因與古吾商量。要想個一勞永逸之計。以免遭士哉奚落。古吾想了數日。想出一條辦法。有一天與的忽忽跑到共一樓。見佛槎已在那裏。急忙對他說道。我現在想出一個方法。真可謂計出萬全。大凡捧角一事。本不能張明昭著的去邀人幫忙。萬一被人家譏訕幾句。甚是一場沒趣。不如假借名義組織一個團體。倒可號召一下。佛槎道。話雖不錯。但是你想了個什麼名目。不能冠冕堂皇不致啓人家嫌疑呢。古吾道。我想組織一個俱樂部。定名叫做傭餘。意思是表示我們依人而食的傭工。間餘娛樂的集合。內容無體不備。入部的人也不必限定什麼嚴重資格。進來的一定很多人。數一多之後。自然有一部分人。跟着我們發起人。

行動。那時再想出種種法子。緩緩的誘導他們。使他們甘爲我用。自然能鞏固紅黨的勢力。而且對內對外都有好處。你看怎樣。佛槎道。好極好極。請你便趕快進行。罷古吾道我明天先將醫院裏頭的人。疏通幾個出來。作爲基本部員。外面人自必望風興起。事情就越發容易着手。二人談了一會天。已昏黑遂。各分道而歸。過了幾日。這備餘俱樂部果然掛出一塊籌備處的牌子。那籌備處的房屋。却不偏不倚。恰對着小貴紅的寓所。他們那班人的用意。也就可想而知。章古吾同孔佛槎自從俱樂部組織之後。不但是部中的重要分子。而且儼然以紅黨首領自居。不過古吾爲人。甚是機警。佛槎大非其敵。不到幾時。古吾藉着備餘俱樂部的能力。居然入貴紅之門。佛槎雖然也享到這個權利。却不及古吾有面子。此中原因。看書的不難揣摩。而得無庸在下多表。暫不說古吾這邊的興高采烈。再言士哉。自從青蓮計劃之後。雖足以抵抗紅黨。但是他存著吞併的雄心。想實行統一的政策。以爲紅黨是菊芳勁敵。到底有些不利。總想根本剷除他們的勢力。不想古吾發起了俱樂部。紅黨聲勢一天勝似一天。士哉雖是嫉妬。

他們暗地裏却也佩服他們的魄力。要想同他一樣號召些同志出來對敵。總不免落人窠臼。不大值錢。必須要別出心裁。超過他們之上纔好。因此獨自在家籌劃了好幾天。不覺笑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不但可以抬高菊芳的聲價。而且也可以教人家看得起。我們這班捧角家。在在高人一等。想到這裏。兀自歡喜非常。當即提起一支筆來。在一張毛邊紙上。寫了約莫有兩三個鐘頭。方才寫好。自己看了又改。改了又看。然後將稿紙藏在身邊。逕往喜雨台去會他一班同志。上得樓去。祇見有一個人站起身來招呼。定睛一看。原來是與易風作伴的宋良仙。同着一位老者。坐在那裏。連忙上前應酬一番。良仙叫他坐下吃茶。士哉祇得應允。良仙又指着那位老者道。這是凌鐘飛先生。也很賞識綠老班的。士哉見這老者。年紀約有四十開外。留着兩撇菱角短鬚。衣服並不十分闊綽。却操着滿口藍青官話。擺着十足的官腔。看他樣子。多半是個軍界人員。因卽與他寒暄數語。一同坐下。不多一會。青蓮來了。士哉叫他同坐。良仙是認識青蓮的。也招呼青蓮過來。青蓮坐定之後。良仙又替他與鐘飛介紹。原來鐘飛這人。略解詩

書却歡喜東塗西抹。見來人既是青蓮。卽笑着道。原來是程先生。久仰久仰。我常在報上拜讀先生的大作。令人五體投地。傾佩不已。今日得見。真是三生有幸。青蓮聽了。謙遜一番。士哉忽然站起身來。對青蓮道。我還有事同你商量。不如到後樂軒去。那邊人少。比較這裏靜些。青蓮道。很好很好。便也就站起身來。士哉又向良仙鐘飛二人說了一聲再會。卽同青蓮至後樂軒。原來這後樂軒是喜雨台茶樓一個雅座。裏面琴棋書畫。應有盡有。也可算得文人學士娛樂陶情的一個絕好所在。內部的陳設也比較外堂清雅。都是一式的籐椅。中間安放着幾張茶几。另外擺着兩張大菜桌子。作爲圍棋之用。青蓮和士哉二人進內。便在靠窗茶座上坐下。自有茶房前來泡茶。青蓮喝過一口茶。問士哉道。你又有什麼事同我商量呢。士哉道。橫豎不過爲着菊芳。說罷在袋中掏出一張稿紙。遞給青蓮。青蓮展開一看。上面寫的是感懷六章（有引）菊芳生不逢辰。遭逢顛沛。不得已廁身伶界。日以歌舞爲業。藉資養母瞻家。更無暇傍及詩書吟詠。固非素解。惟喜閱報成癖。略識之無。且所載多刻翠裁紅之作。諷誦既久。不禁躍躍

欲試拈得數絕。自述身世。不計工拙。以博大吟壇一哂。孤雛年幼失災椿。（先父見背儂僅五歲）阿母明珠掌上珍。二十年來身世恨。可憐儂是戲中人。強爲歎笑。強爲擊。粉黛登場幾度春。最是夜深思欲絕。不知紅淚濕羅巾。春蠶作繭絲重裹。蠟炬成灰淚始流。自分已成霜裏草。更教握算復持籌。（兩家食指皆賴儂一人）顧影淒涼淚不消。重重影事晚來潮。癡心未卜熊羆夢。鎮日何能慰寂寥。萍梗生涯到處家。西湖烟月又停車。才人不惜生花筆。多謝深情賦落花。（近閱報紙有成君爲儂編集可感也）薄命何人說可憐。自將薄命寫紅箋。來生願化無情石。付與靈禽把恨填。青蓮看過之後。笑道這六首詩。未必是菊芳親筆。當然是足下弄的狡獪。真是床頭的捉刀人了。士哉道。且慢取笑。你看過後。可覺得有毛病沒有。青蓮道。毛病不免有些。不過也不大要緊。我倒要問你好。端端怎麼想出這個做詩的法子來。是不是因爲要想編集稿子太少。可以充充篇幅。士哉道。我想借此號召些外間的稿子。不過是辦法的一種。另外却還別有作用。當將他

的意思。密向青蓮說明。青蓮道：你真也算得想入非非了。常這道得好。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你的心思倒也如水銀一樣。佩服得很。士哉道：老實說一句話。像我這種舉動。尙還不算過分。因爲菊芳本來認識幾個字的。而且詩中所有的事實。大半確鑿。並不是面壁虛構。聽說北京有一班女戲子。連扁担般的一字都不識。那班捧角家偏說他知書識禮。通曉詩詞。便一相情願的加上詞史頭銜。又代他寫幾個不倫不類的字。刊在報上。硬說是某某詞史的手筆。以此例彼。頗覺較勝一籌呢。青蓮道：你不要揚人之惡。顯己之善。據我看來。無非是一邱之貉。不過你這種政策。未嘗不是風雅舉動。我也不反對。你士哉道：祇要你同一齋先生沒有說話。我就不怕什麼清議了。青蓮道：一齋今日爲何不來。士哉道：我可打個電話去問問他。忙即起身去打電話。青蓮又將那張稿紙攤在茶几上。看了一遍。從袋中掏出一支鉛筆。改削了幾個字。又在一晒之下。加了儻蒙賜和。不勝心感八個大字。不一會士哉來了。青蓮忙問一齋消息。士哉道：他說營中有事。一時不能前來。叫我們晚上到遏雲舞台去等他。青蓮道：如此也好。遂將稿紙

遞給士哉道。我已僭易數字。又將所加字句對士哉說明。并言這個計劃。也不過想多號召些稿子。實行充做集裏的資料。士哉自然稱點頭好。過了幾日。這署名菊芳的感懷六章。居然從報上披露出來。從此菊芳蒙着個詩伶之名。士哉甚爲得意。菊芳到弄得莫名其妙。後來經士哉對他言明。菊芳越發感激不置。一日士哉從菊芳寓所出來。手裏拿着一捲東西。直奔到喜雨台。見青蓮一齋都在那裏。當即走上前去。連說笑話笑語。青蓮一齋急問何事。士哉不慌不忙。說出一段話來。正是：不妨楮墨窮形相。畢竟此中趣史多。欲知士哉說的是什麼一回事。下回再爲分解。

### 第九回 歎書生有意獻詩 瘋和尚無端入獄

士哉被青蓮等一問。連忙答道。這樁事說來甚是好笑。但也是成某害人。自從我那六首僞詩登出之後。一時全城鼎沸。都說菊芳有此才華。畢竟非尋常女伶可比。今天我到菊芳那裏去。菊芳爲着此事。也頗歡喜。又遞給我一本詩稿。說是一個叫什麼張仰濤寄去的。另外還有一張小柬。恭維菊芳到二十四分什麼女學生呢。伶界明星呢。關



得。不。亦。樂。乎。並。且。還。寫。了。三。大。篇。履。歷。將。他。一。生。的。經。過。詳。說。無。遺。大。概。他。已。以。僞。作。真。拜。倒。石。榴。裙。下。所。以。肯。將。他。自。己。平。生。著。作。送。到。菊。芳。那。邊。叫。菊。芳。替。他。刪。改。說。時。又。將。那。捲。東。西。拆。開。取。出。一。本。書。來。一。齋。同。青。蓮。看。時。見。上。面。題。着。勉。己。齋。詩。草。幾。個。大。字。正。想。拿。將。過。來。細。看。士。齋。又。接。着。說。道。這。就。是。那。位。仰。濤。先。生。的。原。稿。是。我。在。菊。芳。處。取。來。的。我。想。這。位。先。生。真。可。算。得。一。位。書。獃。了。但。他。一。片。好。學。之。心。不。忍。將。他。埋。沒。所。以。將。此。稿。帶。來。給。二。位。先。生。批。評。一。下。並。且。要。想。一。個。對。付。方。法。能。始。終。維。持。菊。芳。的。身。價。否。則。被。他。們。一。嚇。卽。噤。若。寒。蟬。傳。揚。出。去。豈。不。要。被。人。輕。視。麼。青。蓮。連。忙。將。那。本。稿。子。接。過。約。略。翻。了。兩。頁。含。笑。遞。與。一。齋。道。你。看。此。人。倒。也。可。算。得。一。個。風。魔。秀才。呢。一。齋。接。着。看。了。一。會。不。覺。呵。呵。大。笑。士。齋。不。知。就。裏。忙。問。一。齋。指。着。書。對。士。齋。道。你。看。這。我。是。紅。樓。賈。寶。玉。深。深。拜。倒。石。榴。裙。那。兩。句。詩。雖。說。是。風。流。自。賞。却。也。未。免。令。人。肉。麻。青。蓮。點。頭。微。笑。却。並。不。再。說。什。麼。士。齋。又。道。聞。得。人。說。那。張。仰。濤。年。紀。已。四。十。左。右。了。還。是。這。樣。好。作。旖。旎。風。流。的。文。字。豈。真。結。習。難。除。不。怕。法。秀。訶。責。麼。

青蓮笑答道。士哉兄的話也未免有些迂氣了。像仰濤這種人。自命多情。一味風流。自喜。那裏還顧得人家從傍警議。何況醇酒婦人。也是我們失意文士的慣病。不足爲怪呢。士哉道。我們對於仰濤方面。究竟抱何宗旨。我的意思。想用菊芳的名字。寫封回信給他。也免得人家伸着頭頸。在那裏老等。一齋道。這話也說得不錯。青蓮道。我看這一封信。須要寫得風流蘊籍。纔可以使仰濤相信。這種義務。還是一齋担任了罷。一齋道。彼此知交。也不用互相推諉。我担任去寫。就是說着摸出時表來一看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了。又對着士哉道。這一封信。你明日到我家中來取罷。不過這張仰濤的詩稿。須要帶回去。細細看他一回。明兒還給他的時候。最好蓋上一顆菊芳的印章。使得他越發相信。士哉道。這印章菊芳素來沒有。如何是好。青蓮道。這倒不妨。讓我回去拿一塊圖書石。刻上一個。士哉道。如此好極。當下三人。惠過茶帳。下樓分道而去。再說這張仰濤。原是吳興人氏。先世也是書香人家。仰濤幼時。曾經讀過幾年書。但是生性魯鈍。不善領悟。直至歲數大了。智識漸開。別的學問。並沒有十分長進。却歡喜看看小說。讀

讀香艷詩詞。平生最歡喜的。就是紅樓夢一書。而且對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尤所崇拜。常常存着步武後塵的心思。因此人家常常說他是個書痴。雖在法政學校內畢過業。但是一直到三十歲上。還沒有事幹。後來幸虧他有個同宗。學了一回李完用之後。居然坐着法曹上最高的一把交椅。這時候纔把仰濤。荐在本省司法衙門。充當了一個小差使。若論仰濤的興援。同他的資格。起碼有個所長可做。祇惜他生性痴駿。不免有力不勝任之憾。不過仰濤却甚爲得計。因爲其時西湖歌舞正盛。女優輩出。從此可以寄情聲色。或者能貫徹嬌美寶二爺的主張。恰巧在報上看見菊芳的感懷詩。不覺心頭大動。暗想梨園中有此才女。豈能輕輕放過。但又不能貿然往訪。因此將歷年所作詩詞。寄與菊芳。並附了一大篇履歷。他的用意。乃想借此作一個進身之階。不想寄去三日。不見動靜。心中好不煩惱。一個人坐在辦公室內。思來想去。不知菊芳對於他這件事。究竟如何答復。正在那裏胡思亂想的當兒。忽見一個公役。送進一包東西。急忙拆開一看。正是自己寄與菊芳的稿本。翻開一看。在第壹頁的左角下方。印了一顆

猩紅鈔記。是「耐秋結翰墨緣」六字。仰濤曉得耐秋是菊芳的別號。再看自己詩詞。均已密密紅圈間。亦改竄着一二字。不禁驚喜欲狂。暗忖菊芳果然名下無虛。一連翻了幾頁。見裏邊夾着一張信箋。上面寫着蠅頭小楷字跡娟秀。頗似女子手筆。急忙展開一看。上寫的是。

仰濤先生大鑒。承惠詩稿一卷。履歷三頁。藉譜金張世族。累葉簪纓。溫李詞宗。連篇錦繡。偷閒選勝。詠嬌紅。姹紫之花。著意評芳。極燕瘦。瓊肥之態。研丹染黛。逸興遄飛。刻翠題紅。綺懷遙集。賣風流于曲部。徵月日于歌場。十萬金鈴。羣花託庇。一雙牙管。藻采紛披。狎騷海之槃。敦張藝林之旗鼓。猗歟盛哉。復乎尙矣。菊芳詩書舊溯。歌舞餘生。一曲紅氍。聰明誤我。雙聲絳樹。絃管勞人。識字乃憂。患之棋。述懷本牢。愁之作。詞慚黃絹。敢修翰墨之林。界竊鳥絲。竟汚風人之目。未結苔岑之契。先勞魚雁之頌。并荷謬采虛聲。屬囊鉅製。循環迴誦。感愧交并。竊菊芳附庸末學。趨步後時。祇慚蛇足之譏。甯敢佛頭之著。持以詞章嗜好。不異酸鹹。學術平生。略諳甘苦。吟咏有得。唐突無嫌。遂因誣諉之。

殷。僭。加。丹。黃。之。贅。比。鄰。明。月。幸。窺。司。馬。之。高。才。異。日。青。雲。母。嘗。爲。雕。蟲。小。技。謹。歸。原。稿。  
并。附。小。詩。才。子。風。流。信。有。之。美。人。香。草。寄。愁。思。感。君。一。樣。垂。青。眼。簾。捲。西。風。不。入。時。菊。  
芳。拜。啓。

仰。濤。讀。過。這。一。封。信。異。常。歡。喜。不。覺。喃喃。自。語。道。像。這。樣。駢。四。儷。六。的。一。大。篇。文。章。居。  
然。出。諸。女。伶。之。手。真。是。難。能。可。貴。不。知。誰。家。有。福。兒。能。消。受。此。才。華。絕。世。的。美。人。……  
書。中。接。下。仰。濤。再。說。成。士。哉。自。從。與。一。齋。等。在。喜。雨。台。分。手。之。後。一。連。病。了。數。日。沒。有。  
出。去。這。天。病。體。稍。愈。正。想。向。外。走。走。忽。見。易。風。同。着。良。仙。攜。手。進。來。士。哉。連。忙。請。二。人。  
坐。下。二。人。問。士。哉。病。體。可。好。士。哉。道。你。們。怎。麼。知。道。我。病。易。風。道。昨。天。晚。上。在。遏。雲。舞。  
台。遇。見。青。蓮。先。生。說。你。有。信。告。訴。他。的。士。哉。道。我。不。出。去。也。有。好。兩。天。了。舞。台。內。可。有。  
什。麼。事。情。易。風。道。別。的。沒。有。不。過。昨。天。晚。上。那。位。凌。鐘。飛。先。生。鬧。了。一。樁。笑。話。險。些。吃。  
了。警。察。官。司。士。哉。道。凌。先。生。鬧。了。什。麼。笑。話。與。菊。芳。可。有。關。係。易。風。道。多。少。總。有。點。關。  
係。罷。士。哉。道。究。竟。爲。了。什。麼。事。情。請。你。快。說。易。風。向。良。仙。望。了。一。望。道。不。錯。不。錯。這。凌。

先生是良仙兄的好友。還是請良仙兄說罷。良仙道。易風兄你又要這樣放刁了。論我與鐘飛的交情。不過和你一樣。你倒將揚人之惡的担子。卸到我的身上。真真豈有此理。士哉恐二人認真起來。反爲不美。忙道。還是請易風說了罷。橫豎都是自己人。也沒有什麼要緊。易風這纔笑着道。昨天晚上。我們大家在舞台看戲。等到收票時候。鐘飛是向來不賣票的。偏生昨天晚上。換了一個收票員。此人異常強項。見鐘飛無票。堅欲照章補購。鐘飛忙說我是督軍署的副官。難道你們不認識麼。那收票員聽他說出個名目來。不但不怕。反口口聲聲向他要符號看。鐘飛說沒有帶來。收票員那裏肯信。兩邊就爭吵起來。我們雖極力排解。竟然無濟于事。那些彈壓戲館的警察和憲兵等。也都圍了攏來。這收票的對他們說明原委。就有一個憲兵上前。也向鐘飛要什麼出入證。鐘飛這時臉漲得比豬血還紅。而且滿頭大汗。不曉得他是氣是羞。憲兵見這情形。聲言冒充官長。要帶到司令部去重辦。我同青蓮先生見事情鬧得大了。當婉言爲他說項。情願補票。幸喜鐘飛真有兩位軍官朋友。聞訊前來。代爲剖白。纔將一場大禍。化

爲烏有。士哉兄你看險不險呢。士哉道。鐘飛爲人。總是這樣莽撞。無論他究竟是不是督署副官。自己既拿不出什麼證據。就不該一味嘴硬。幸喜還沒有當場出醜。否則豈不連累了我們大衆麼。易風良仙都點頭稱是。士哉又道。現在時候不過四點多鐘。大家可以去散散步罷。我也有好多天不出門了。借此舒服一下很好。良仙道我也是這樣想。並且今天晚上。菊芳唱全本賣油郎。士哉兄既然病體好了。正可一同去看看呢。士哉道。如此大家就走。當下三人出了士哉寓所。直奔旗營散步。正行至延齡路邊雲舞台門首。見裏面擁出一大陣人來。士哉道。原來今天有日戲的。易風道。你生了兩天病。連今天禮拜也不曉得了。否則我同良仙那裏有這樣功夫。士哉道。這就叫做神經錯亂呢。二人正在閒談。忽然良仙說道。我們以爲是散戲館。原來不是一言未了。祇見兩個警察。揪着一個和尚。這一陣人却擁在他們的後頭。再看那和尚衣衫不整。有些瘋瘋癲癲的樣兒。一面走。一面嘴裏說道。南無阿彌陀佛。我們出家人。來此看看戲。難道也算犯法麼。那兩個警察圓睜兩眼。惡狠狠的答道。休要多說。等會子叫你曉得。

我們的利害。士哉等見此情形。不知爲了何事。當下好奇心切。不知不覺的也就跟着衆人到警察署去看熱鬧。正是本來清淨無爲客。忽作瘋魔有罪人。欲知和尚究竟爲了何事被拘。下回再爲分解。

### 第十回 縲紲無辜苦心勸世 痼癩在抱良藥活人

原來這個和尚是西湖靈隱寺的子弟。名字喚做逃禪。平素慕着前輩道濟禪師的爲人。暗想這道濟禪師左右不過脫了僧家習氣。深明逍遙自在的宗旨。所以能無掛無碍。四大俱空。到後來反能得道成真。使普天後世都仰慕他佛法無邊。尊了他一個活佛的雅號。我逃禪也是一個僧人。難道就不能與他一樣的得成正果。與其做蛇心佛面的普通和尚。還不如步武他老人家的後塵。不但可以傳他衣鉢。而且也是佛門中一種光采。因此常常放浪形骸。不拘禮法。長老有時叱責他。不應不守清規。他笑着不答。同門中不免有譏誚他的。他就處處以濟公自喻。所以一寺中的僧人都叫他做瘋子。他也不以爲忤。這日闲着無事。早起喝了些酒。微微有些醉意。信步走出山門。一路



觀山玩景。自得其樂。不知不覺的進了錢塘門。沿着湖濱散步。不一時到了湖濱第一公園。即便坐將下來休息。其時已近一點多鐘。覺得自己早上不過吃了杯酒。此刻走了這許多路。有些飢腸轆轆起來。連忙起身跑到花市路正興館大嚼了一頓。精神越發煥發。出了正興館走上幾步。忽聽得一陣鑼鼓聲音。甚爲悅耳。抬頭一看。已是遏雲舞台門口。心想今日既有日戲。不如進去看上一看。索性樂他一樂。當即買了一張正廳票。走將進去。揀好一個座位。坐下。這台上演的乃是一齣武戲。下來又換了好幾齣。和尙看得甚是有趣。後來小貴紅唱探親相罵。貴紅的城裏親家。剛出門簾。樓上包廂裏就發出一陣彩聲。不想樓下正廳裏邊。有一個人坐在和尙背後。喝了一聲倒彩。那班捧紅的人。起初倒還不大注意。但是這位喝倒彩的。却連續不斷的在那裏狂喊。而且句句都是怪聲。偏生這和尙看見貴紅做得風光旖旎。不覺跟着了許多捧角家。張開着嘴。也喝了兩聲怪彩。這時樓上的一班捧角少年。聽了許多倒彩。心中不免大怒。一個個圓睜着眼。祇朝下望。正在這興高采烈的當兒。忽有一戲館裏的稽查。走到正

廳裏和尚的座位面前。伸頭向包廂裏望了一望。指着和尚說道。你不要祇管在此大呼。小叫。可知道怪聲。喝。彩。不但妨礙戲館營業。而且違反警章。況且你乃是一個和尚。……此時和尚正在看得出神。不提防他來嘍。噫。一頓心中好不煩惱。當却厲聲答道。你在那裏說些什麼。我不懂得。我祇知道化錢看戲。並不犯法。況且一戲園子。人你爲什麼單同我講。難道當眞把我們出家人。另是一副眼光看待麼。這稽查被他搶白了幾句。一時答不出話。不覺老羞成怒。臉上紅筋都一根根豎了起來。一把拖住和尚。往外就走。這時台上貴紅的戲。將要終場。樓上樓下的人。聽見有吵鬧之聲。便也無心看戲。都伸着頭觀看熱鬧。貴紅看見如此情形。也就無緣打采的草草完場。唯有那包廂上的幾位少年。見和尚被稽查拖出。莫不手舞足蹈。喜形于色。倒是坐在和尚座後的那位搗亂大家。明知和尚乃無辜受累。暗地兀自好笑。但他良心發現。覺得很是對人不住。當下也就立起身來。溜了出去。暗地裏偵查和尚的下落。剛剛走至門口。見這稽查對着兩個警察。指手畫脚的不知說些什麼。這兩個警察也不容和尚分說。拉着就

走剛出戲館。正逢士哉等三人。他三人對於戲館裏的事情。是異常關心的。所以就跟着衆人到二區警署。看個明白。但是到了警署門口。格于警章。閒人不能進去。此時有一大半的人都大失所望。散了開去。惟有士哉等三人。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理想。無論如何。總想探聽一個水落石出。因此大家就立在照牆邊老等。不多一刻。果然這個和尚。又被二個警察押了出來。看他還是氣憤未消的樣兒。隨後又跟出一個便衣警察。士哉一看。原來是自己熟職的彭巡長。心想何不向他問個明白。究竟是爲了什麼事。當却上前招呼了一聲。彭巡長看是士哉。也就同他招呼。士哉忙問道。這和尚因何被拘。此刻解往何處。彭巡長便將和尚的事。原原本本告訴士哉。又說我們署長最可惡的就是和尚。偏偏這和尚又犯了事。署長越發大怒。說他在戲園搗亂。已經有違警律。何況又是個和尚。這樣的不守清規。如何容得。就判了他個閑遊浪蕩佛門敗類的罪名。拘留半個月。此刻先要送到總廳司法科內。轉上一轉。恐怕今晚又要送到拘留所裏去呢。士哉道。原來如此。這和尚真也不法極了。說罷又向彭巡長說了聲再

會同着易風良仙走了開去。一路上又將這事對易風等說明。易風道：我看這和尚到不像個搗亂的人。不過洒脫了些。這其中恐怕還有隱情呢。良仙道：我們不要祇在這裏管人家的閑事。這時候差不多六點鐘了。可預備吃了夜飯看戲去哩。士哉道：你不提起我倒險些忘了。好好。我們到一枝春去罷。當下三人重復拆回延齡路。到了一枝春。走上樓去。一抬頭只見青蓮一齋二人。正坐在那裏淺斟低酌。三人不覺大奇。卽忙走將過去。青蓮見了問道：你們怎麼也到這裏來了一面說。一面喚看堂倌前來。添了三副杯筷。請士哉等坐下。又與他們各人斟了杯酒。然後向着士哉說道：士哉兄。你的清恙想必已告痊了。我前天接着了你的信。滿想前來看你。實在因爲窮忙得很。一點空功夫也都沒有。一齋接着說道：我也很想要來看你。可是同青蓮兄一樣。簡直沒有功夫。好在大家都很知己。想來斷不會在這上頭計較的。士哉道：我本來沒有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甚爲疲倦。因而睏了兩天。也就好了。倒累你們掛念。不安得很。易風正喝着酒。聽他們兩個談話。不覺笑道：你們一共纔隔了兩天。怎麼都是這樣客套起

來。良仙也笑着道。這真是越疎越親熱了。青蓮道。大家且慢取笑。我正得問問易風兄。怎麼今天是禮拜日。也不到喜雨台來。走上一踰。累得我同一齋兄在那裏好等。易風道。我下午同良仙兄去望士哉兄的。可巧士哉兄病已好了。就約着出來散步。本想到喜雨台來。却爲看了一樁熱鬧。直到現在。肚子也鬧餓了。纔趕着到這裏來。想吃過夜飯之後。便去看戲。總可會到你們。青蓮道。你們在那裏看甚熱鬧。直看了這許多時候呢。士哉道。我正要告訴你。也是一樁很好聽的新聞。青蓮忙問什麼事。士哉將和尙被拘入獄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篇。一齋道。看起來。這和尙難免不是無辜受累。但他們出家人。是六根清淨的。爲什麼。要到這十丈軟紅塵裏來。自討煩惱。青蓮道。這種無辜受累的事。我從前在北京的時候。也看見個一次。也是因爲看戲看出來的。不過所犯的事。可比和尙大上十倍。險些兒吃了個奸拐罪名哩。易風道。難道也是一個和尙。做出來的麼。青蓮道。那裏跑出這許多和尙來。士哉道。易風兄休要打岔。讓青蓮兄說出來。給我們大家聽聽。長些見識。青蓮道。北京的捧角家。最多無比。而且坤班戲園。尤覺

得滿坑滿谷。我那時初到京中。閒暇時也歡喜看戲。及至日子漸久。那班捧角家。便也輾轉認識了不少。其中有一個姓石的。是南邊人。在一家書店裏充當司賬。年紀不過二十來歲。表面上他的爲人。倒也謹慎。骨子裏實在是一個飛揚浮躁的人。最歡喜看戲。尤歡喜捧角。而且所捧的都是坤伶。人家都說他有國風之好。他亦直認不諱。那時他捧了一個叫什麼白梅香的。本來不過是個二路角色。因爲臉蛋子生得標緻。姓石的就拚命的捧他。後來不知如何。達到升堂入室的目的。每天公事一完。就跑到白梅香那裏鬼混。幾次三番。要請白梅香出來遊玩。都被他的父母拒絕。後來事有湊巧。白梅香的母親。忽然染着急病死了。在這喪亂的當兒。白梅香忽然不見。并且還失了許多細軟物件。不用說是他席捲而逃的。他父親見失了一株搖錢樹。怎能不急。一面託人找尋。一面就報告警署。代他偵訪。警署裏就照例派了幾個偵探。到他家內勸驗了一次。又問了問家中可有什麼人常常來往。白梅香的父親。想着姓石的平日行爲。與他女兒很是密切。覺得頗有可疑。當下就告訴偵探。偵探得了這條門路。也想借此可

以有些生發。即便跑到姓石的書局裏去查訪。偏生這姓石的見了那些偵探。有些言語支吾。偵探察言觀色。越發覺得可疑。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將他帶署研訊。整整在看守所坐了三天。並沒有訊出什麼充分的證據。警署覺得這件事有些棘手。誰知過了幾天之後。這白梅香不知怎麼。又跑了回來。那時候姓石的一場冤枉到此方纔明白。不過他那隻糊口飯碗。却輕輕的因此而碎掉了。這樁事想起來真令人又是氣。又是好笑呢。一齋道捧角本是一種消遣的事。祇能逢場作戲。却不能懷着什麼目的。要想達到目的。必定沉迷不悟。到後來。總要鬧出些笑話來的。士哉道。照着今天的所見所聞。想來我們倒也要斂跡些兒才好。就是菊芳那裏。我也想從此不去。免得將來發生什麼事情。連累及我。青蓮道。凡事也不可一例而論。菊芳是有夫之婦。諒也不致再發生捲逃事情。士哉兄。又是個宅心正大的人。那裏可以同一班輕浮子弟。急色兒。郎同日而語呢。彼此談談講講。不覺已是多時。易風良仙等都急于要進戲館。忙向青蓮說。前時候已不早了。我們可吃飯罷。青蓮點頭稱是。遂喚堂倌上菜上飯。衆人大嚼一頓。

惠過了帳。相率下樓。走入遏雲舞台。士哉等均是老主顧。自有案目招待入座。此刻纔不過九點鐘。菊芳的壓軸戲。爲時尙早。他亦無心觀看別人的戲。就在包廂內高談闊論起來。不多一會。鑼鼓一緊。菊芳的戲剛要登場。忽然台上懸出一塊牌來。士哉一眼看去。不覺叫了一聲。哎呀。懶洋洋的對衆人道。你們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青蓮是個短視。見士哉如此情狀。知道必有緣故。急忙帶上眼鏡。注目凝視。祇見牌子上寫着（綠藝員菊芳因病請假。不能登台。賣油郎一劇。改煩謝修鳳藝員代演。諸希原諒。）

看完了。不覺對士哉道。原來是這點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萬一菊芳有個長短。不知道你要怎樣呢。其時士哉早將此事告訴了一齋易風良仙三人。易風良仙也都大爲懊喪。此刻聽了青蓮的話。遂卽說道。青蓮先生。你何必這樣。婉苦人家。本來我們都是興。忽忽來看他戲的。想不到他忽然得病。怎叫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呢。青蓮笑道。我不過順嘴說了句笑話。你們不要多心。士哉道。我也知道你說的笑話。不過菊芳既忽然有病。不知是重症。還是輕症。我想去看看他。你們以爲如何。青蓮道。你去也好。我



們在這裏等你罷。易風本想同去。良仙在傍輕輕扯了他一下。易風會意。一眼望着士哉。由他一個人揚長而去。一齋見士哉走遠。對青蓮道。士哉這人倒也是個情種。聽見菊芳病了。即便急得如此。倘若真個應了你方才的話。萬一有個長短。怕他不急成瘋子嗎。青蓮笑着不語。却只顧對着台上看。原來這時候謝修鳳已登場了。青蓮看他風神妙曼。姿態鮮妍。却不在菊芳之下。暗自贊賞。不置自此以後。把一片愛緣之心。分了一半。到修鳳身上。這是後話。按下慢提。再說衆人等到賣油郎已經演完。還不見士哉到來。心中亦甚耽憂。不過因時候不早。不便到菊芳那裏去探望。因相約暫且回去。且俟明日再至菊芳處探病。當下就出了戲館。各自分道而回。一齋想菊芳的病。不知他究竟有無妨碍。明日必親自去代他診視。方能放心。次日因一早起來。正待向司令部去照常辦公。不想家人通報。說成先生來了。現在書房坐着。一齋連忙出去。見了士哉。忙問菊芳病狀。士哉道。他昨天喉間覺得有些疼痛。起初以爲肝火上升。並不十分注意。後來愈痛愈利害。日戲還勉強敷衍。到了夜間。實在支持不住。喉嚨內有些腫了。所

以就告了假。又請了一個什麼專門喉科醫生。診察了一次。吹了幾回藥。略覺安穩了些。我昨晚去的時候。他正吹過了藥。所以沒有多談。一齋道。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到過雲舞台裏來。通知我們一聲。累得大家在那裏等着呢。士哉道。我恐怕你們不久耐坐。必是已經走了。所以沒到過雲舞台。一齋笑道。祇怕你那時已將我們都忘記了。一心只專注在菊芳身上。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倒不來怪你。不過你這樣大清早起來看我。是不是請我去替菊芳看病。士哉道。正是。正是。我想還是請你去看看他。較爲妥當。昨晚已經告訴過菊芳了。菊芳說恐怕你不肯去。我說一齋先生是最講交情的人。決不會這樣的。一齋道。不用多說。我們要去便去。一來病勢要緊。二來我們司令部。等會子還有公事。抽不出開功夫來。士哉道。如此甚好。一齋遂即收拾皮包。並一切醫家應用之物。同士哉坐車到菊芳那裏。其時已有八點多鐘。菊芳的幾個僕人。都已起身。見士哉同一齋進來。大家笑面相迎。士哉問菊芳現在病得怎樣。一個娘姨答道。還是這個樣子。士哉不暇同他們多說。即與一齋進了菊芳臥室。祇見窗門緊閉。黑魃魃的甚

是納悶。一齋把眉頭一皺道。空氣如此惡劣。光綫如此黑暗。大大有碍衛生。士哉因忙叫娘姨開窗。菊芳聽見二人言語。已坐在床上。微微將頭點了一點。一齋向他臉上一望。倒也沒有什麼惡象。遂卽坐在床邊一張方檯之上。叫菊芳伸出手來。診過了脈。又在皮包內拿出一個鍍銀白銅製的壓舌。叫菊芳將嘴張開。壓着舌根。看了一會。然後取出寒熱表。量了寒熱。對菊芳道。尊恙形似白喉。極爲可怕。最好必須注射血清。方可有益無害。菊芳道。可是要打針麼。那是很痛苦的。我恐怕受不了。一齋道。我們西法注射。與中醫打針不同。包你不甚痛楚。士哉在旁說道。治病要緊。千萬不可耽延。遂慫恿菊芳。必須依着一齋的話。菊芳並不回答什麼。一齋說既然如此。我下午來施注射。就是當在皮包內取出一包藥粉。叫菊芳沖水嗽口。便自告辭先去。到了下午。果然帶了藥來。卽與菊芳注射。一面又給他一瓶藥水服下。說也奇怪。不到幾日。菊芳的病兀自好了。心中着實感激。一齋士哉二人不置。這天特在寓中。預備了幾樣可口的菜。請一齋士哉去吃。並約青蓮易風等作陪。算是答謝一齋的報酬品。士哉等自然都來領情。

酒過三巡。大家正在暢談。忽聽得外邊敲門聲音甚急。衆人不覺心中一怔。恐怕又生什麼事來。正是：一堂此夕張華宴。半夜何人扣玉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 繹絢無辜苦心勸世 痛癢在抱良樂活人



8

55604